

涯糾錯其化則遷其靈是託其宓妃之館仙女之臺  
 物類通感精魂去來巫山廟立漢水祠開壇壇歲古  
 棟宇年摧其皇矣大唐麗哉神聖膺圖受錄體元居  
 正赫赫高祖天有成命明明太宗於茲為盛其重光  
 累洽下武嗣文負辰而化垂衣以君三靈眎蠶六氣  
 氤氲魚鼈咸若雞犬相聞其重譯請命殊鄰稟朔化  
 及中孚風移大朴天秩百禮人和萬樂汾水可遊峴  
 山何處其隨巢舊說夏啓遺居盛德不泯嘉聲在諸  
 周王轉蹕漢帝廻輿聿懷降鑒其祀如初其虞衡掌  
 木班僮葺宇虹亘梅梁龍盤桂柱草積庭院水周堂

廡石室置儔軒宮為輔其珠簾洞卷玉座含清金翠  
 玳瑁羅較輕明儀形若動侍衛疑生依稀有物惝恍  
 無聲其帝子湘川天孫漢曲翩翩縹緲躊躇躑躅  
 神女弄珠靈妃啟玉倏來忽往星繁電燭其壯矣  
 麗矣神之聽之聰明是屬景福無欺夫人立館幼婦  
 鐫辭巍巍皇室萬萬餘基其

少室山少姨廟碑銘 并序

楊炯

臣聞崑閬西北之天門也則五帝處其陽陸三皇居  
 其正地太山東南之日觀也則秦皇刻其石銘漢帝  
 探其玉策故知建都邑正方位畫崇墉剡濬洫必憑



天地之險然後四海爲家擁神休尊明號協時月同  
量衡必致山川之祠然後羣神受職少室山者山嶽  
之神秀也憑河圖而括地用遁甲而開山發揮宇宙  
之精噴薄陰陽之氣壁立而千仞削成而四方北臨  
石碣猶如聚米南望荆衡纔同覆篲共工觸皇天之  
八柱未足擬議龍伯釣溟海之三山無階響像考於  
含神紐白玉猶存驗於山海經黃花不落其名有序  
則太室西偏其位可知則高高佐命若乃乾坤之所  
合雷雨之所交仰躔七星之野俯鎮三河之曲朝市  
臨於域中樞機正於天下六合交會於是乎有天帝

之下都九州名山於是乎有靈仙之窟宅臣謹按少  
姨廟者則漢書地理志崇高少室之廟也其神爲婦  
人像者則故老相傳云啓母塗山之妹也昔者生於  
石紐水土所以致其功娶于塗山室家所以成其德  
后宗之位象南宮之一星外戚之班比西京之列傳  
惟幾不測其道無方騁神變而揮霍降精靈而盼饗  
亦猶蔣侯三妹青溪之軌跡可尋虞帝二妃湘水之  
波瀾未歇何止祠稱丁婦廟號滕姑少女宅於西宮  
夫人館於南嶽山臨白岸空聞石室之靈浦對青崖  
獨有金臺之異若斯而已矣時更魏晉數歷周隋四



望於是莫修八神以之無主炎涼代序寧觀俎豆之  
容霜露霑衣非復弦歌之地國家乘天造之草昧屬  
人謀之與能奄有大寶遂登神器天地水火之無象  
則女媧氏補之於是乎鍊其五石東西南北之失位  
則神農氏立之於是乎甄其四海天皇貴與天乎合  
德富與地乎侔貲窮變化之理盡神明之數伏犧畫  
卦唯觀鳥獸之文黃帝皇衣蓋取乾坤之象利兼於  
成器功周於備物瑤臺美化闡邦國之風猷銀榜嘉  
聲茂君親之典禮稱才子者八族則叔獻季狸有亂  
臣者十人則太顛閔夭若夫圓丘方澤所以饗天神

地祇復廟重欄所以序文昭武穆命秩宗之位分太  
宰之官考虞夏之質文定殷周之損益其大禮有如  
此者高陽有飛龍之樂始會八風帝舜有儀鳳之音  
初調九奏后夔典其教制氏辨其聲鍾磬竽瑟致其  
和尊卑長幼成其序其廣樂有如此者太微營室明  
堂布政之宮白獸蒼龍象魏懸書之法下應猶草王  
言如絲北辰而拱衆星南面而朝天下其爲政如有  
此者糾萬人者施以八刑詰四方者戒之三典畫衣  
不犯載酒無冤免禽獸於網羅納寰瀛於軌物其恤  
刑有如此者周人之養國老始闢西膠漢氏之召諸



生初開太學辟廡所以行其禮泮宮所以班其政童子三尺羞稱霸后之臣冠者六人唯述明王之道其文德有如此者涼風至司馬於是乎陳兵太白高將軍於是乎習戰乘斗杓而誓旅出星門而杖鉞莊周稱天子之劍舉之按之呂望言聖人之兵如風如雨其武功有如此者稽其殷令有文犀利劍之效珍考其周書有赭白乘黃之騁力東漸西被南馳北走盧敖之窮觀六合不出於城隍陶侃之飛入八門未遊於宮室其疆理有如此者察璿璣而孚大運天廻地游吹玉律而部人時陽動陰靜煙雲蕭索而合彩日月

月淑清而啓旦豈直鳳巢阿閣入軒后之圖書魚躍中舟稱武王之事業其休徵有如此者然則囊括混沌發揮生靈大庭不足使駢乘驪連不足使扶載可以會玉帛可以荅靈祇行聖人之大孝旣郊祀而宗祀昭帝王之盛節亦因天而事天猶復下聽輿人旁求故實以爲唐堯五載無聞太室之儀殷帝八遷未卜王城之地是用陳圭置臬建周后之兩都詔蹕鳴鑾巡漢皇之中嶽燄惑先列招搖在上隱天而動地欲野而歎山旌旗則日月運行鐘鼓則雷風相薄道伊闕捷轅轅怡然長望邈乎周覽壯靈山之雲雨仍



求載祀之經對閑寢之丘墟思秩無文之禮於是降  
天渙命司存因其舊跡葺其新廟詳費務議工徒下  
隴蜀之名材致荆藍之寶玉易者言乎悅使民忘其  
勞詩者歌乎子來成之不日東西轆轤南北崢嶸繡  
栴兮雲楣光照耀兮奪目桂棟兮蘭橈氣氛氳兮襲  
人皎日登於約䟽奔星下於閨闈珠簾玳匣上高閣  
而三休金柱銀楹出長廊而中宿窮山海之瓌寶盡  
人神之壯麗豈止河庭貝闕俯瞰馮夷之都洛水瑤  
壇旁臨處妃之館爾其巖嶂重複岡巒左右青霞起  
而照天白霧生而巾地餘基隱嶙仍知萬歲之亭古

木摧殘尚辨三花之樹明公舊祀棟宇岩峩仙女層  
臺風煙爛漫軒轅之訪大隗先求牧馬之童太一之  
徵少君直下乘龍之使夫峻極也天帝因而會昌夫  
降神也景福由其興作於是乎昭之以明德聽之以  
和聲可以羞澗溪沼沚之毛可以奠潢汙行潦之水  
聰明正直惟鬼神而有知玉帛犧牲實陳信而無媿  
日之吉靈之來蜺爲旌兮翠爲蓋雷爲車兮電爲策  
鼓之以南箕風嫋嫋而先路潤之以西畢雨冥冥而  
灑道其始至也若海靜山空曠曠曠曠照白日於扶  
桑之東其少進也若移星轉漢粲粲爛爛吐明月於



瀛洲之半佩珠璣而玃璫襲羅縠而飄飄建晨嬰之  
寶冠踐遠遊之文履命儔方嘯侶徒倚兮徘徊羣仙  
畢集衆靈咸至有西華之紫妃有中黃之素女華山  
之上明星遠燭陽臺之下暮雨潛通或瓊室以飛霞  
或銀臺而薦樂天孫忽降暫停支石之機神女相歡  
卽起投壺之電左侍右衛則甲申之瓊石乙巳之蘭  
蕭妍媚妙妓則憑恍之清歌幽靈之鼓瑟樂章旣闋  
禮容斯備迴風兮雲旗入不言兮出不辭荷衣兮蕙  
帶倏而來兮忽而逝惟神享德降百福而無疆惟嶽  
配天視三公而有典昔者夏后氏之乘四方仍開宛

委之圖周穆王之御八龍猶紀春山之石況乎上照  
下漏天平地成人主宅中旁羅於宇縣山靈顯位密  
邇於神州豈使命德不傳頌聲無紀由是三天降策  
有南霍之叔儲八丈鐫銘有西王之服道魏國鍾繇  
之字唯勒歲年晉家張載之文遂承明詔其詞曰  
上帝有命皇天無親樹之元后以牧蒸人光宅六合  
懷柔百神德成郊祀禮備宗禋其軒稱配永崑嶽帝  
出堯號則天汾陽詔蹕觀人設教協時同律有感必  
通無文咸秩其皇家啟聖受命于天上鍊五石旁䟽  
九川開階運斗宅海乘乾王母益地周公卜年其天



子建德重規疊矩聖敬日躋宗文祖武範圍三極和  
 乎萬寓率由舊章粵若乜古其璇宮夜敞銀榜朝開  
 德象陰月聲符震雷山河翼載星緯鹽梅能事畢矣  
 乾元大哉其化定制禮功成作樂日月旂常夏殷正  
 朔德澤天外文明地角氣白星黃風搖露濁其兩京  
 畿甸五載巡遊驅馳太一部列蚩尤將見大隗爰尋  
 許由迴鸞躑躅寓日周流其鬱鬱靈鎮巖巖積石直  
 上五千去天三百帝休非遠真經可覲石室徘徊瓊  
 膏滴瀝其山惟地德神即陰靈瑤姬逐雨玉女隨星  
 陰陽不測黍稷非馨倏忽年代荒蕪廟庭其旁求祀

典載垂天渙始詔林衡俄成壯觀紫椀星錯丹梁霞  
 煥似對青溪如遊白岸其文狸赤豹電策雷車隱隱  
 中道訇訇太虛遂停龍駕永託神居天廻地上霧歇  
 雲除其衆靈睽暘羣仙容與衡嶽夫人漢濱游女  
 洛川解佩天河弄杼顧慕招攜續紛儔侶同氣同聲  
 爰笑爰語其于以採蘋南澗之濱于以採藻于彼  
 行潦日吉兮辰良浴蘭湯兮沐芳揚枹兮拊鼓奠桂  
 酒兮椒漿神其萃止降福穰穰其

韓公廟碑銘 并序

李華

唐之元老有大庇於生人曰韓公公盡力大朝位尊



將相三城立廟軍帥乞靈則祠之天寶季歲華奉使朔方展敬祠下式瞻風采像與神合沈沈如生嗚呼生以功爲臣歿以靈爲神神乎宜奉公摠戎疆外懸衡審政拒隴循河縣巨萬里堅城雄防扞蔽三輔介冑之士垂十萬人瞻我麾節以爲進退先是突厥犯塞乘勝入朔方游騎至安定守軍不到經畧失守虜乃驅監牧之騾牝退存廬帳進圍聚邑鳴弓躍馬規復漠南邊人搖心元聖軫念節將更至咸以爲請措紳獻議則以和親爲便中宗未之許也初以公耄老且重煩之及卜師於太宮之庭惟公之吉至尊親臨

前殿授以兵符公承命徂征北蕃逆駭記所謂君子有其時有其命公得其二而伸其一者也公忠貫神明慮幾造化鎮以長策潰其姦謀一麾偏師屠名王復喪馬奪漸拂雲維而城之並河之阿列築三鎮將精士銳談笑就役匈奴莫敢南視雷哭而遁老幼望公以相震怖不然則乘冰轉鬪無日無之旣而據河山翫其動靜納行旅歸之衽席憑墉而望匹馬單兵不匿形影虜由是械手足而剝腹心朝廷無草竊之虞天下滅征役之半矣詩云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又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公之謂也帳下之厮尚有存



者曰公號令素嚴人無違禁自將吏騎卒咸有旗表節不常出出則賞罰隨之賞無非功罰無非罪上流而下競心行而事從謀全功成由此術也三城旣就刊木標櫓記之種落刻其降年後皆如之豈挺生上將之龜策也奇鑒先物之然也夫鳥獸草木出其倫輩猶或利害憑焉況殊績功勳終始天地翼輔先聖寵綏元元有茅社之尊符節之重後奉者果一勝遂一謀庸非明神幽贊之效雅有吉甫薄伐至于太原王命南仲城彼朔方傳稱齊桓伐戎攘狄以其病燕滅衛魏絳和戎狄合諸侯從古及今以爲大功其餘

秦恬漢青之倫纔丘垤耳尚或筮頌颺之簡策貴之況忠武卓異屢履今昔而誅歌無之非古也竊感趙孟懷隨武之德寤寐永歎奉銘神宮其文曰

赫爾韓公司武有經受命北伐渠魁就刑敢或不順鼓行風霆崇岱壓卯滄波灌螢沈泉雷動機發冥冥功奮三城人謹億齡謀出先後構危於寧張天之威恢廟之靈比狄頓顙山戎來庭萬里寢柝綠河罷扃趨拜故祠德謝惟馨翔野何有羣山青青感激遺風徘徊涕零吾誰與歸式薦斯銘

柳州羅池廟碑銘

并序

韓愈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爲州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曰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命凡有所爲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期令之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讓宅有新屋涉有新船池園絜修猪牛羊鴨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教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貧民以男女相質父不得贖盡沒爲隸我侯之至按

國之故以備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道巷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而民旣皆悅喜嘗與郡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君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爲神後三年爲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于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之曰館我於羅池其日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即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其事于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禍福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氏俾



歌以祀焉而并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嘗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詞曰荔子丹兮蕉黃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舩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嘖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游兮暮來歸春與猿吟兮秋與鶴飛北方之人兮爲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杭稔充羨兮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于世世

野廟碑

陸龜蒙

碑者悲也古者懸而窆用木後人書之以表其功德因留之不忍去碑之名由是而得自秦漢以降生而有功德政事者亦碑之而又易之以石失其稱矣余之碑野廟也非有政事功德可紀直悲夫昨竭其力以奉無名之土木而已矣甌粵間好事鬼山椒水濱多淫祀其廟貌有雄而毅黜而碩者則曰將軍有溫而愿哲而少者則曰某卽有媪鳥老切而尊嚴者則曰姥有容而豔者則曰姑其居處則敞之以庭堂峻之以陛級左右老木攢植森拱蘿鳶翳于上鳴鴉室其



間車馬徒隸叢雜怪狀農作之畦怖之大者椎牛次者擊豕小不下犬雞魚菽之薦牲酒之奠缺於家可也缺於神不可也一朝懈怠禍亦隨作羣孺畜牧慄慄然疾病死喪毗不曰適丁其時邪而自惑其生悉歸之於神雖然若以古言之則戾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也何者豈不以生能禦大災捍大患其死也則血食於生人無名之土木不當與禦災捍患者爲比是戾於古也明矣今之雄毅而碩者有之溫愿而少者有之升階級坐堂筵耳弦匏口梁肉載車馬雍徒隸者皆是也解民之懸清民之暍未嘗貯于

曾中民之當奉者一日懈怠則發悍吏肆淫刑毆之以就事校神之禍福孰爲輕重哉平居無事指爲賢良一旦有大夫之憂當報國之日則恟撓脆怯顛躓竄踣乞爲囚虜之不暇此乃纓弁言語之土木爾又何責其真土木邪故曰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也旣而爲詩以亂其未  
土木其形竊吾民之酒牲固無以名土木其智竊吾君之祿位如何可議祿位頎頎酒牲甚微神之饗也孰云其非視吾之碑知斯文之孔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五十三

宋吳興姚鉉祭

明建武鄧漢校

碑四

碑并刻文碑陰文附摠一十四首

高世五

漢高士嚴君釣臺碑

梁肅

刻嚴陵釣臺

附羅隱

許由先生廟碣

附楊植

梁高士碣

附梁肅

後漢徐徵君碣

附張九齡

義士一

首陽山碑

皮日休





忠烈四

有夏大夫關公碑陰文

附張謂

殷少師比干碑

李翰

紀信碑

盧藏用

周苛碑

李觀

忠臣二

春申君碑

皮日休

梅先生碑

羅隱

純臣一

微子廟碑

賈至

烈女一

高愍女碑

李翱

漢高士嚴君釣臺碑

梁肅

先生諱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也名聞于漢光武之  
 世東觀書實載其事當哀平之後天地既閉先生韜  
 其光隱而不見建武反正雲雷既定先生全其道而  
 不屈消息治亂之際卷舒夷曠之域如雲出於山游  
 於天復歸於無間不可得而累也則激清風聳高節  
 以遺後世先生之道可見於是矣或曰六倫大統莫  
 大乎君臣崇德致用莫盛乎富貴而子陵以賤為貴  
 以臣傲君二者其失於教歟君子曰不然夫賢哲之  
 道一動一靜動而用者功濟乎當世靜而不用者化  
 光於無窮故許由於堯先生於漢皆不易乎世游方



之外俾後之人聞清風而嚮慕焉蓋運有會事有行  
伊呂遇湯武而立大功子陵遇世祖而立大名去就  
不同同歸乎道焉歲在大梁予涉江自富春而南訪  
先生遺塵則釣臺尚存仰聆德風刻頌于石其文曰  
李葉浩浩澆風蕩淳先生括囊鳥獸同羣四海旣平  
故人爲君富貴于我有如浮雲召至禁中告歸江濱  
下視天子上動星文接輿肆狂孤竹求仁介推山死  
龔勝蘭焚猗歟先生異乎斯人俯仰世道從容屈伸  
清溪悠悠白石磷磷遺風是仰終古不泯

刻嚴陵釣臺

羅隱

巖巖而高者嚴子之釣臺也寥寥而不歸者光武之  
故人也故入之道何如晚蒼苔以言之尊莫尊於天  
子賤莫賤於布衣龍爭蛇螫兮風雨相遺干戈載靡  
兮悠悠夢思何富貴不易節而窮達無所欺故得脫  
邯鄲之難破犀象之師造二百年之業繼三尺劍之  
基者其唯有始有卒者乎下之世風俗偷薄祿位相  
尚朝爲一旅人暮爲九品官而親戚骨肉已有差等  
矣況故人乎嗚呼往者不可見來者未可期已而已  
而

許由先生廟碣

楊植



堯之聰明猶先生成堯之至理猶先生始堯不以天下讓先生先生之道猶昏先生不以清節避唐堯唐堯之道何尊是知天地間堯而許之日而月之生人已來避讓之大未有如先生者也若非錙銖九有亢極一夫安能以巖澤枯槁之姿下聖文神武之德則知丹朱得堯之體而遺堯之性先生得堯之性而遺堯之名是得之者守之不足遺之者宰之有餘天用先生糠粃帝王牢籠六合欲先生躬戴清規首出萬古僭賊爲臣之道拜先生廟者得不戒之哉使湯之智讀先生書夏祀不夷也使發之聖得先生夢商廟

不虛也然湯武聖人之用也先生聖人之絜也於亂則吾用於治則吾絜二者聖人經時之大柄使湯武逢堯舜是必韜用而先絜矣先生逢桀紂是必捨絜而趨用矣則聖道變化豈有殊邪故喜爲雲霞怒爲雷雨先生神也生爲春夏殺爲秋冬先生功也結爲山嶽融爲川瀆先生壽也星羅月帳巖靈壑靜先生宅也聖人無爲金玉在璞先生富也功而不宰人文化成先生道也休光烈儀仰道垂師先生文也天機自絜雖死不棄先生武也噫先生所謂稟天之德合地之式居天地中立帝王則噫先生所謂往矣誰能



宗見寥廓但箕穎之上惟餘清風噫先生所謂爲聖人之大標天地之外揖堯謝舜疇爲吾輩我來獨尋清禱意深再拜刻石取文于心

梁高士碣

梁蕭

有漢高士梁君諱鴻字伯鸞扶風人君得天元純誕其生知囊括道妙而游於世遭漢微缺澆風偃物君以爲道不可徇時故安節以高蹈高蹈不可以激俗故登印以作歌作歌不可以遺患故適越以遐遯遐遯不可以不粒故寄食於杵臼是以孟氏悅其道而夏之伯通尚其風而禮之安夫大而遺其細忽夫語

而順乎默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斯可謂高世之逸民矣原夫天之運也曰明與晦人之道也曰否與泰達人知否與晦之不可爲也故耦而耕狂而歌鑿坯以逃荷蓑以游而晦德避難不成乎名於戲伯鸞非斯人之徒則誰與哉唐大曆六年小子旅於吳得君之舊游焉孟子稱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然則聞之風聲亦將舍爾朶頤以觀我靈龜乎乃刊貞石以識遺烈銘曰

山隱器車河秘馬圖伯鸞不行獨與道俱太虛無際浮雲無繫伯鸞伊何冥跡人世直道辱身三黜魯邦



扣馬逆諫餓于首陽邈矣伯鸞靜而含光作銘臯橋  
萬古是望

後漢徐徵君碣

張九齡

後漢高士徐君諱穉字孺子南昌人也先生受天元  
休含道傑出生知而上貫之以一體資清純動適玄  
妙知道之將廢乃窮則獨善躬耕取資非力不食鄰  
落所處率化無訟在漢之季遭時溷濁不抗跡以庇  
物故退非山林不苟利以辱身故進無祿位五辟宰  
府四察孝廉又舉有道就拜太原太守皆辭疾不起  
延嘉二年尚書令汝南陳蕃僕射南郡胡廣相與上

疏極言先生宜為輔弼協和人神漢相帝猶能安車  
玄纁備禮致聘而竟不屈志知時之不可支也然而  
諸公嘉招雖不之屑就及聞薨卒徒步弔祭禮有所  
尚隻雞不薄意有所加生芻為貴士之感義實衰世  
之有補人而見德俾後生之可尋其廢中權行中慮  
皆此類也昔者夷齊介絜而遠去沮溺野逸而難羣  
顏闔鑿坏以遁逃接輿狂歌而詭激此誠作者或類  
沽名夫有所不為至則徧也無適不可用之極也先  
生則貶絕在心而經脩於世純儉以存戒博愛以體  
仁應物以會通全已以歸正漢廷所以宗其德天下



所以服其行豈與彼數子直道而已哉靈帝初欲蒲輪聘焉會先生以疾終時年七十有二子曰季祭篤行孝悌亦高尚不仕皇唐開元十五年予忝牧茲邦風流是仰在懸榻之後想見其人其有表墓之儀豈孤此地則先生之德其可沒乎乃銘曰

靈芝無根醴泉無源角立傑出先生斯存英英先生德不可名麟出無應鴻飛入冥道高事遠跡陳名劭勒石舊邦以觀其妙

首陽山碑

皮日休

天必從道道不由天其曰人乎哉大聖應千百年之運仁發於祥義動於瑞上聖帝也次素王也莫不應乎天地亘乎日月動乎鬼神或有守道以介死秉志以窮生確然金石不足以爲貞澹然冰玉不足以爲潔非其上古聖人不以動其心況當時富貴之士哉斯其自信乎道則天地不可得而應也嗚呼夷齊之志嘗以神農虞夏刑於言由是觀之豈有意於文武者哉然跡其歸周不從諫而死彼當求西伯也而得武王不曰得仁乎旣得其仁而不取其諫則夷齊之死宜矣太史公以其餓死責乎天道嗚呼若夷齊之行可謂道不由天者乎如不得仁而餓死天可責也



苟夷齊以殷亂可乎而臣於周則周召之列矣奚有首陽之阨乎若夷齊者自信其道天不可得而應者也天尚不可應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有夏大夫闕公碑陰文

張謂

禹成九功誕受天命桀喪一德悖于人心爲虺爲蛇如豺如虎旣毒螫焉又吞噬焉重之以昆吾因之以妹喜匹夫醜夏多士懷殷萬方囂然九州危矣公夏后之諍臣也以謂爲臣之禮不擇其利食君之祿不避其害亦知直言之賈禍國蹙時危欲其行之速也亦知諷諫之微福里迺車遠恐其效之遲也由是犯

帝座排天門謀成深心藥進苦口石可轉也不可奪其堅貞身可殺也不可拚其忠義夫生死者必然之常數忠義者不易之大節位卑則迹遠祿厚則恩深恩深則義重於生全義可也迹遠則生重於義全生可也夫子世卿之族捨生卽義賢哉且伊尹之遇殷湯也賢與聖合之賢聖之間相去甚近此其所以行道也夫子之逢夏桀也賢與愚合之賢愚之間相去甚遠此其所以喪身也向若桀昧可革從公之言則國不失夏之初君不失禹之舊殷湯不能成大業伊尹不能建元勳諸侯奉於天子一姓傳於萬世驕君



暴怒亂國淫刑朝行斧鉞之誅夕覩市朝之變千載之下九原之上殷人比干攜手而游耳鳴戲先王納諫而昌後王拒諫而亡當其昌也忠良勝於邪佞及其亡也邪佞勝於忠良故君子慎於語默審於行藏豈徒然哉蓋有以也乾元歲以戎車之殿朝于京師一覽吳子之文再明闕公之義託於匠石勒于碑陰亦猶公毅作傳之異同韓毛解詩之先後也

殷太師比干碑

李翰

太宗文皇帝旣一海內明君臣之義貞觀十九年東征島夷師次殷墟乃下詔追贈殷少師比干爲太師

謚曰忠烈公遣大臣持節弔贈申命郡縣封墓葺祠置守冢五家以少牢時享著于甲令刻于金石故比干之忠益彰臣子得以述其志也昔商王受毒痛于四海德悖于三正肆厥淫虐下罔敢諫於是微子去之箕子囚之而公獨死之非捐生之難處死之難非處死之難得死之難故不可死而死之是輕其生非孝也得其死而不死是重其死非忠也王之叔父親莫至焉國之元臣位莫崇焉崇高不可以觀其危親昵不可以忘其祖則我成湯之業將墜於泉商王之命將絕于天整扶其顛遂諫而死剖心非痛殷亡是



痛公之忠烈也其若是乎故能獨立危邦橫抗興運周武以三分之業有諸侯之師資十亂之謀摠一心之衆當公之存也則戢彼西土及公之喪也乃觀于盟津公存而殷存公喪而殷喪興亡所繫豈不重歟且聖人立教懲惡勸善而已矣人倫大統父子君臣而已矣太師存則正其統歿則垂其教奮乎千古之上行乎百王之末俾夫淫者懼佞者慙睿者思忠者勸其爲式也不亦大哉而夫子稱殷有三仁豈無微旨嘗試論之曰存其身存其祀亦仁也亡其身存其國亦仁也若進死者退生者狂狷之士將奔走焉褒

生者貶死者宴安之人將寘力焉故同歸諸仁各順其志殊途而一揆異行而齊致俾後之人優柔而自得焉蓋春秋微婉之義也必將建皇極叙彝倫弘在三之規垂不二之訓以昭於世則夫人臣者旣移孝于親而致之於君焉有聞親失而不爭覩親危而不救從容安地而稱得禮甚不然矣夫孝於其親者人之親皆願其爲子忠于其君者人之君皆欲其爲臣故歷代帝王莫不旌顯周武下車而封其墓魏氏南遷而創其祠我太宗有天下禋百神而盛其禮追贈太師謚曰忠烈申命郡縣封墓葺祠致守家五家以



少牢時享著于甲令刻于金石於戲哀傷列辟主食  
舊封德爲神明秩視羣望身滅而名益大世絕而祀  
愈長然後知忠烈之道其感激天人深矣天寶十祀  
余尉于衛拜乎祠堂魄感精動而廟在鄰邑官非軾  
閭刊石銘表以志丕烈詞曰

糜軀非仁蹈難非智死于其死然後爲義忠無二體  
烈有餘氣正直聰明至今猶視浴爾來代爲臣不易

紀信碑

盧藏用

有漢忠烈姓紀名信官族代載史失其書昔秦始皇  
棄六代之業窮天下之力以縱其心施及二代荐作

昏德人怨神怒百姓與能此皇天之所以興漢祖也  
夫龍躍虎變不有非常之災則不能蔚其文而神其  
行故英雄豪傑雷動震擊並起而亡秦當是時海水  
飛而無紀王綱頽而不紐強者制命弱國連衡項羽  
提八千兵鼓行稱百萬墮名城坑勁卒弑義帝屠咸  
陽七十餘戰而天下定矣於是背關懷楚專制主約  
雖負河山藉舊業南向稱孤者膝行請命舉國受署  
者莫敢抵牾焉而高祖奮于漢中定三秦之地扶義  
仗信東向而爭天下天下之命懸於二雄山東紛紛  
蜂合蟻聚未省所係羽嘗以百萬之衆圍高祖於滎



陽紀公推天曆之在劉奮忠節以自效躬載黃屋出東門而叱之沮百萬之氣頓強楚之威奮諸侯之魄廻霸王之機身焚孤城之下功濟廟堂之上高祖因之以成帝業雖弘演納肝而無悔干犇請矢而不疑公孫抱子而爲詐孟陽寢牀以自欺其忠則然於大業不可希也先軫免胄以立誠鋤麇觸槐以取喪富辰懟諫而赴翟仲由結纓而爲壯其節則全於大機則無以尚也荀息守言而死事豫讓感遇以自殘石乞烹身以殉白漸離矐目以報丹其義則立於大濟則闕焉故功貴成業貴廣苟有大賴則輕太山於鴻

毛壯哉紀公誠得其死矣夫城郢而絕君名寢齋以祈於死其於惡也不亦大乎於戲仲尼所謂見危授命殺身成仁臨難無苟免者則紀公其人也而歷載數百莫能表之縣令會稽孔君名祖舜字奉先資大聖之緒秉忠孝之規清身以激俗矯枉以從政到官視事三載有成於是鄉之碩老攝齊而請府君以盛德茂才弘宣大化旌孝尚節敦學務穡人無懸耜野無青草可爲政之美也而紀公之墓淪而不顯豈所以鼓舞前志發揮臣子之道哉府君乃咨謀察吏稽古訓典以謂忘生徙道者仁也沈斷固分者義也威



儀不惑者化也好謀而成者智也有死無二者信也  
大節不撓者勇也決機與運者明也夫藏一行於人  
則銘之金鼎輝燦風雅況紀公廉而有焉斯實忠臣  
義士之殊尤者也而文獻之所先也故表商容式干  
木君子韙之乃惟春秋旌善之義庶幾爲臣之節奮  
乎百代之上凜然可以比肩於斯人俾能揚耿光厚  
忠義崇尚教化以昭烈我明天子之風豈不褒德而  
顯功哉遂作頌曰

雄雄紀公自天作忠應皇祖兮卓犖磊朗瑰詭倣黨  
奮威武兮虎鬪龍戰扶危制變挫彊楚兮定霸興王  
身焚業昌得其所兮雲雷經綸乃聖乃神萬物覩兮  
千載一振闡幽作訓爲代矩兮肇自三五愚聖同死  
苟無足而稱焉吾何以貴於前古兮

周苛碑

李觀

昔天喪水德未有受命者而劉項之戰方苦殘毒軋  
於生民御史大夫周苛世籍於沛始漢祖起而隨焉  
時漢祖以新阨睢水之圍而遽保滎陽楚人四面攻  
之內無完備憂難持久用將軍紀信計而漢祖免命  
用苛守後事以禦外敵敵知其危併力蕩搖哀哀遺  
軍創痛如積雖授之以利兵束之以堅甲而莫能起



非愛死也力不堪也故城覆於項氏項氏毅然鷹瞬  
躡大鼎於宇下謂苛曰請封三萬戶爲上將軍軍之  
政自不穀而下及卒乘皆聽其所爲不從則烹決無  
疑焉公怒甚色作視羽而咳之曰吾聞不善者善人  
之資今天將錫漢故泯天下以亂救亂者師是用汝  
資之不卽倒戈請命兵絕若項汝死無日矣且秦政  
反道殲滅六國天人合怒噍類不留今汝之業不足  
侔秦而罪侈於秦曾不知天以陰騭興喪與奪而猶  
與漢爭鋒且若戰數勝功數尅非君能也天厚其惡  
惡厚將崩何得長哉項氏恚公之不屈而耻其詭已  
聲如乳虎指左右粹公於沸鼎公奮身不顧蹈鼎而  
卒嗚呼麋軀異於不朽不朽在乎立節立節在乎顯  
主主顯節立獨苛有之與夫由余受戈弘演內肝殊  
也初苛殺魏豹可謂無人薄我及拒項氏豈非臨難  
不苟免邪觀感公之雄果而史無傳記敢鏤幽石以  
承闕文其辭曰

龍戰未分崩雷洩雲雷奔雲洩其下流血滎陽攻急  
介士涕泣赤帝徘徊惟公在哉秉心慷慨處死不改  
沈沈積冤千古奚言紀公光烈系史之闕

春申君碑

皮日休



士以知己委用於人報其用者術苟不王要在強其國尊其君也上可以霸略次可以忠烈無王術而有霸略者可以勝人國無霸略而有忠烈者亦足以勝人國春申之道復何如哉憂荆不勝以身市奇計不曰忠乎荆太子既去歇孤在秦其俟刑待禍若自屠以當餒虎不曰烈乎然徙都於壽春失鄧室之固去方城之險捨江漢之利其爲人謀下矣猶能以吳爲宮室以魯爲封疆春申之力哉當斯時也苟任苟卿之濡術推廣聖道用之暮月荆可王矣然以猜去士以謗免賢嗚戲儒術聖道其奧藏天地其明燭鬼神春申且不悟況李園之陰謀豈易悟哉豈易悟哉

梅先生碑

羅隱

漢成帝時綱紐頽壞先生以書諫天子者再三夫火政雖去而劍履間徒者猶數百位尚不能爲國家出力以斷佞臣頭復何南昌故吏憤憤於其下得非南昌遠地也尉下寮也苟觸天子網突倖臣牙止於殛一狂人噬一單族而已彼公卿大臣有生殺喜怒之任有朋黨蕃衍之大出一言作一事必與妻子謀苟不便其家雖妾人婢子亦撻挽相制而况親戚乎况骨肉乎故雖有憂社稷心亦噤而不吐也嗚呼寵祿



所以勸功而位大者不語朝廷事是知天下有道則正人在上天下無道則正人在下余讀先生書未嘗不爲漢朝公卿恨今南游復過先生里吁何爲道之多也遂碑

微子廟碑

賈至

昔者高宗旣歿殷始錯命政有敦倫敗紀事有梗神  
霍天迄于獨夫稼慝乃稔武庚不化茅土再血玄鳥  
之祀宜其忽諸噫湯之德未衰故微子復興于宗矣  
微子諱啓實帝乙元子帝乙情賢之故而神器不集  
於君君肅恭神人恪慎克孝才兼八元之偉德首三

仁之列始在擇嗣箕子贊焉尹茲東夏周公嘉焉歿  
而不朽仲尼稱焉覩其思盡忠則忤主以竭諫退將  
保祀則全身以逃難去就生死之塗沈吟出處之域  
有以見聖達之情也若乃受爲不道暴殄天物剖諫  
輔之心解忠良之骨億兆墜於塗炭宗祧困於隄隄  
而君崎嶇險阻避跡藏時免身龍戰之郊解縛鷹揚  
之帥卒能脩復舊物統承先祀七百餘年歆我神祇  
非明德至仁其孰能與於此於戲國之興亡不獨天  
命向使帝乙捨受而立啓前箕子而後少師則文王  
未可專征於諸侯武王未可誓師於牧野雖周公之



聖不過子產善相矣太公之賢不過穰苴之法矣是  
太王立季歷而昌帝乙捨微子而亡成敗繫本不其  
昭彰皇帝三十有一載予作吏于宋思其先聖遺事  
求於古老輿人則得君之祠廟存焉盛衰紛綸年祀  
超忽喬木老矣靈儀儼然椽欂茨墜者月繼蘋蘩牲  
幣者日接何百代之後而仁風獨揚乎留連廟庭乃  
作頌曰

天革元命皇符在木玄天降災上慘下黷人怨神怒  
川崩鬼哭赫赫周邦如臨深谷邊矣微子逢時顛沛  
居亡念存處否求泰諫以明節仁而遠害作誥父師

全身而退龍戰于野鳥焚其巢栢栢周王奄有商郊  
面縛就執牽羊投庖祀商修噐啓宋分茅嗟爾宋人  
來蘇是仰穆如雨潤霽若春養以戴以翼是宗是長  
茫茫舊封千載餘響我來祠廟未挹遺芬荒堦蔓草  
古木垂雲惆悵壞賢徘徊日曛鐫石紀德用流斯文

高愍女碑

李翱

愍女姓高妹妹名也生七歲當建中二年父彥昭以  
濮陽歸天子前此者有質妹妹與其母兄者使彥昭  
守濮陽及彥昭以城歸妹妹與其母兄皆死其母李  
氏也將死憐妹妹之幼無辜請獨免其死而以爲婢



衆皆許之妹妹不欲曰生而受辱不如死母兄皆不免何獨生爲其母與兄將被刑咸拜於四方妹妹獨曰我家爲忠宗族誅夷四方神祇尚何知問其父所在之方西嚮哭再拜遂就死明年太常謚之曰愍當此之時天下之爲父母者莫不欲愍女之爲子也天下之爲夫者莫不欲愍女之爲室家也天下之爲女與妻者聞之莫不欲愍女之行在身也昔者曹娥思盱自沈于江獄吏噓囚車女悲號思唁其兄作詩載馳緹縈上書廼除肉刑彼四女者或孝或智或義或仁噫此愍女厥生七年天生其知四女不備向遂推而布之於天下其誰不從而化焉雖有逆子必改行雖有悍妻必易心賞一女而天下勸亦王化之大端也異哉愍女之行而不家聞戶知也貞元十三年朔在汴州彥昭時爲潁川刺史昌黎韓愈始爲余言余旣悲而嘉之於是作高愍女碑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五十三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唐文粹

卷五十三

以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五十四

宋吳興姚鉉纂  
明建武鄧漢校

碑五 表附總六首

古跡三

禹穴碑 鄭魴

麟臺碑 韋表微

圮橋石表 附梁蕭

土風一

長沙土風碑 張謂

遺愛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唐淮南節度使崔公頌德碑 李華

唐杜歧公遺愛碑 權德輿

禹穴碑銘 并序

鄭 魴

惟帝聖世時必有符命在昔黃帝始受河圖而定王  
錄必義得神著而垂皇策堯配璇璣玉衡以齊七政  
舜繼成六德文王獲赤雀丹書而演道定謨予亦以  
謂禹探其穴得開世之符而成乎水功夫神人合謀  
而行變化天地定位陰陽潛交五行迭王斗建司節  
岳尊山而瀆長川乃至日星雷風禎祥秘奧三綱五  
紀萬樂百禮人人物物各由身生無非玄功冥持至

數滔合以及之者王者奉天而行故聖神焉帝皇焉  
彼聖如仲尼有德而無應故位止於旅人福弗及生  
靈乃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然後知元  
命者軒后命者羲受命者曰唐與虞成命者禹備命  
者文仲尼不受命乃假人事而言故有宗予之說後  
代無作焉立言者一仁義以束世教瞽瞍蚩蚩使絕  
其非望使業之外存而不論予讀夏書無是說司馬  
子長自敘始云登會稽探禹穴不然萬禩何傳焉惑  
矣蒼山之渚呀如淵如陵徙谷遷此中不騫雨洗煙  
空颯然莫窮噫實禹迹之所始終唐興二百八祀寶



曆景午秋九月予從事于是邦感上聖遺軌而學者無述作禹穴碑廉察使舊相河南公見而銘之曰

禹穴宜載夏與秦胡為而不載禹貢無悅秦始皇游會稽李斯刻石亦不言

言古而不載遷與鄭胡為而載始司馬遷自叙探禹穴而後千百年無說

至鄭乃製斯碑予以謂天德統萬止言其蓋言其蓋萬物所以生非談天地所謂蓋天

地德統萬止言其載言其載萬物以生也堯德統萬止

言其大傳云堯能則天之千川萬山皆禹之會讀為會一符

一穴禹穴藏五符統而不足為最故夏與秦俱不之載

而人以之昧雖山之堅雖洞之濊有時而堙有時而

允歲其萬千風雨濤汰亡其嵌呀叢是醫會鄭與遷

斯碑斯載斯時之賴

麟臺碑銘 并序

韋表微

夫聖人作然後王道明王道明然後瑞應至靈貺感通理合冥數昔殷道剝喪民罔攸歸於是文王以有位之聖嗣成湯之德神人咸乂故鳳鳴于岐洎周德凌遲道靡所屬由是仲尼以無位之聖述文武之法憲章聿修故麟見於魯于時王室無主禮法盡去天子之尊存乎位號魯周公之所封用四代之禮樂遺風故典鬱而未發仲尼以天縱之德生乎其中居周公之邦志文武之道觀廢興之運知作者在已位不



得以死生民權不得以司刑賞是天將喪斯民也而未喪斯文也乃綴絕緒申舊章變其禮文配爲典憲擘五常之龜鏡正三綱之軌轍帝王之道幽而復明盛德大業於是乎在天錫嘉瑞光昭厥功故周敬魯哀不得而有也由此觀之蓋春秋爲王法之噐魯國爲王法所寄在其所寄以舉其噐鼓仁義爲舟航權褻貶爲篙楫乘橫流之波濟天下之溺上無列國之輔下無陪臣之助故道不信於天下而信於智者法不著於當時而著於後代何使仲尼有滕薛之士得三家之衆興我王澤霑及蒸民則麟出其郊得其所矣豈復厄於虞人哉故麟不見則孔聖之道不彰麟不死則周室之亂不極嗚呼聖人之生也得其時則化行乎江漢不得其時則道屈於季孟靈瑞之出也於其時則爲焉於郊廟不得其時則身罹於殘天是聖人能順時以濟人不能反時以自聖靈瑞能因時以應感不能反時以自靈被厄於陳蔡獲麟於大野影響之應其符著矣春秋傳曰有以告者曰有麇而一角者何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夫豈不知乎蓋殺之而不敢有故示人以疑之故也元和五年冬十一月表徵以滑之從事使乎鄆停驂訪古經獲麟



之舊壤且曰後之人築臺於此以旌厥路感先聖之不遇俾麟出而非時徘徊道周乃作銘曰

二儀既闢三象乃垂聖道埋鬱人心不開上無文武下有定哀吁嗟麟兮孰爲來哉周雖不綱孔實嗣聖詩書載刪禮樂大定懲惡勸善歸邪反正吁嗟麟兮克昭符命聖與時合化行位尊苟或乖戾身窮道存於昭豐邑栖遑孔門吁嗟麟兮孰知其昏運極數沒德至時否楚國寤廣秦封益侈牆仞迫阨崎嶇闕里吁嗟麟兮靡有攸止世治則麟世亂則麇出非其時麋鹿同羣孔不自聖麟不自神吁嗟麟兮夫復何云

圮橋石表銘

并序

梁肅

臨淮之下邳有古圮橋蓋漢少傳留文成侯張良受神人黃石公兵書之地初留侯醜秦高帝在豐龍虎不起風雲未會黃石公知天衢欲平否極必傾秦之亡而漢之昌故先以興亡之符而授留侯且曰孺子可教後得濟圮黃石其我也故以號云夫受命之君與佐命之臣將欲敘天道定人倫則必幽贊明神協成大勳在皇帝氏方平蚩尤時乃玄女啓符風后行誅然後迎日推筴天下大治在帝堯方憂水害時乃洛出九疇禹成九功然後萬國底寧黎民時雍在漢



祖方征秦項時乃黃石授兵留侯演成然後繼嬰軹道斬羽垓下自昔玄圖元命者在篆籀皆片言隱辭無益帝載惟此三后感及神書文章昭明大業用興易稱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又曰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蓋謂是矣凡志不定則事不成謀不從則業不廣留侯不遭黃石無以定其志高祖不獲留侯無以廣其業人神參并漢道乃行不然何通降聖賢君臣遇合上得天統中爲帝師如此其盛也大曆七年予旅游次墮履之地於是鑽石勒銘揚于邳圻庶恃力違天徼功妄作之輩于以儆戒之爾銘曰

陰陽之精不測曰神厥有黃石假形爲人告謨留侯夷項滅秦跡寄穀城精遠氤氲惟帝軒后肇興兵謀玄女降符實平蚩尤爰洎陶唐洪水橫流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亂秦紛如帝在草茅赫矣黃石亦命留侯不顯有唐紹漢絕風革暴承天與軒比崇亦有反常貪亂國功人神莫從動罔弗凶有開必先惟德乃同宜究茲道順于家邦作爲紀銘永鑒無窮

長沙土風碑銘

并序

張謂

天文長沙一星在軫四星之側上爲辰象下爲郡縣遁甲所謂沙土之地雲陽之墟可以長往可以隱居



者焉其山麓山其木湘水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秔稻  
厥草惟繇蘭杜若荃蘅留萸藟車出焉厥木爲喬椅  
桐桂檉貞松文梓生焉篠簜嬋娟於原野砥砮照耀  
於崖谷昔熊繹始在此地番君因之而後定王國至  
漢道凌遲董卓狼顧文臺以三湘之衆績著勤王梁  
朝覆沒侯景虎視僧辯以一州之人勲成定國栢文  
之舉亦何加焉至於致禮舊居請屍歸葬栢氏之子  
可謂忠也殞身強寇有死無辱尹氏之女可謂貞也  
軾鄧祭之宅足以厚儒風表古初之墳足以敦素行  
齊魯之俗其何遠哉巨唐八葉元聖六載正言待理

湘東郡臨江湖大抵卑濕脩短疵癘未違天常而云  
家有重膍之人鄉無斑白之老談者之過也地邊嶺  
瘴大抵炎熱寒暑晦明未愆時序而云秋有赫曦之  
日冬無凜冽之氣傳者之差也巴蛇食象空見於圖  
書鵬鳥似鴉但聞於詞賦則知前古之善惡凡今之  
毀譽焉可爲信哉因徵故者之言用紀他山之石辭  
曰

舜去黃屋於馬巡遊禹逢玄夷於馬滯留五嶺南指  
三湘北流隣聯滄浪邊遙岫嶺湘山之下青青衆草  
有蕙有蘭在江之島煙雨冥冥波蘭浩浩不采不擷



棄捐遠道湘山之上青青衆木有枯有松在巖之麓  
風霜淒淒柯葉沃沃不榱不棟老朽空谷陸有玉璞  
木有珠胎隋侯云亡卞氏不來湘雲莽蒼湘月徘徊  
貞石紀事層城之隈

淮南節度使尚書左僕射崔公頌德碑銘

并序

李華

昔在召公相武王除害去害敷命帝廷周公佐成王  
卜洛定宅登頌清廟奉康王會朝豐宮克致太平惟  
崔公相玄宗保寧聖德鎮安天下輔肅宗掃除凶穢  
紹享天命今上振宣明威撫綏淮海惟申伯翊宣王

登南邦興周室小白率諸侯征楚程奉王職與崔公  
叶德同勲皆姜姓也夫議盛德論大功贊大賢舉其  
殊倫卓然昭明不已書其細申大體也故詩陳方叔  
之烈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又美韓侯之封曰有倬  
其道韓侯受命今述崔公亦不名不備官古之制也  
後魏尚書亮八代至公海內首族人倫德範公少負  
文學重名且兼宏略揚于王庭申科入仕歷京兆倉  
曹叅軍再遷司勳員外丁太夫人憂以毀聞終喪拜  
刑部員外兼侍御史知劔南節度留後使逆臣起幽  
陵陷潼關至尊哀兆人思古公避狄之義於是帝車



西南依我心膺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劔南節度採訪使玄宗克讓聖子家爲唐虞公出納王命至于朔方嚮諧二聖孝慈光明自西自東殄殲元惡天討之師岌如山行冠若霜橐鼓燎無存帝曰爾圖實叶朕志官中書令封趙國公公拜稽首臣敢上冒以負天明帝遂其高俾作少師師訓東宮兼長邦憲居守洛京乃傳濟王又典汾州王德曰宣汾州阜安乃統江淮主三軍省萬人加工部尚書時征鎮之司恃勲奸令公獨露奏慝用輟興轉吏部淮南旣清軍有餘逸夷難江南萬里康哉六歲在鎮心馳王幄戀慕之極至

于流涕獻章請朝帝恩降允公不俟駕建旆將馳者羣泣訴吏人遮道卽日詣闕乞畱者三百餘人公申論而行至于京師天子大悅曰趙國先帝元臣嘗爲朕師自我不見于今六年有司如朕意待之加尚書左僕射遂淮南之請所部八州人舞手蹈足秘書少監兼廬州刺史長樂賈深有文武才略忠於王室推心馭下嘉績昇聞戴公仁明思揚盛德合肥令彭城劉商先后之族臨人惠和一州之老幼咸曰我州我邑敷王德澤崔公封內我是以安其仁不銘其德不可謂華嘗忝公游洛以爲頌夫五岳視三公四瀆視



諸侯公入掌三公之政出踐諸侯之長昔鄭武公爲卿士詩人賦緇衣魯僖公爲周賢侯史克頌駟野敢附前烈以書公不朽故褒大臣則王室尊崇美政則王命行不惟頌公尊天王也今載公朝覲之禮以弘大之其文曰

思崔公出鎮之崇克孝克忠宣帝之武恢帝之功自蜀自朔至于秦宮出納大命決事于衷思崔公烈烈郁郁以邕以肅乃統淮服泊江之隩闐闐長轂霞旆霜鏃蠹爾兇毒罔不顛覆思崔公三世元臣德綏生人乃朝于王王顧殊倫且曰東南飲化如春爲朕腹心寧其味吟思崔公入覲于王鸞聲央央佩玉以鎗秉珪奉璋公復于揚四杜其驤公慕彤庭涕濡于裳思崔公廬江州邑孰不垂泣我公之還陽和起蟄乃求樂石樂石爰立刊之頌之介福攸集介福攸集州人斯及

岐公淮南遺愛碑銘

并序

權德輿

通天下之志者在大君元臣之感會而已成天下之務者在知人安人之教化而已孝文御寓貞元十九祀統燭羣生德侔往初建用皇極澤流萬國淮南節度觀察使左僕射相國杜公政成入覲廼三月壬子



朔登拜司空秉鈞居中間一歲上皇承末命越八月  
皇帝受神器弼亮三聖謨明九功當冢宰揔已之任  
護崇陵因山之制盡董經費以頒地貢乃作司徒式  
和人則進封岐土命賜備厚均齊天下之政茂遂萬  
物之宜遵道弘化匪躬宣力中外之重必歸於公初  
公之入輔也制詔副節度使兵部尚書王公爲左僕  
射代居師帥州壤鄉部鰥孤幼艾蒙公之化也又感  
公之惠也深鬱陶詠歎願刻金石王公累章上請公  
輒半讓中止至是復以邦人不可奪之誠達于聰明  
且用季孫行父請史克故事故德輿得類其語言而

鋪其馨香云公字君卿京兆杜陵人不書名尊大臣  
也清明廉直溫毅弘重易簡之道本於律順忠智之  
謀發爲事業慮善以動得時大行其初筮仕州府交  
辟韋尚書元甫實爲已知始自掾吏累爲命介盈庭  
闢辯積歲疑留者片言以聽斷含冤自誣具獄論殺  
者覆視而全活江介吏師以爲神明由殿中侍御史  
轉主客員外郎工部郎中再爲撫州刺史以御史中  
丞領容州刺史經略使入爲金部度支二郎中復兼  
中丞起拜戶部侍郎出爲蘇州刺史屬受代者以憂  
闕換饒州刺史明年以御史大夫領廣州刺史嶺南



節度觀察使徵爲尚書左丞復以御史大夫領陝府長史陝虢都防禦觀察使歲在庚午以禮部尚書至于是邦禹貢淮海之域職方東南之輿產金三品射利萬室控荆衡以泐泛通夷越之貨賄四會五達此爲咽喉初公之至也歲丁驕陽人有菜色於是息浮費以悅之蠲雜征以利之夫家之稅有冒沒者免其罪以購之廢居之豪有委積者盈其直以出之瀕海棄地芟芻填游一夫之勤百畝可獲終古遺利沛然嘉生成於指顧得以蕃殖先是營部未葺困倉未完介夫半寓於仁祠公聚或委於支郡公乃慮材用量

事期輯中權規大壯百堵皆作三軍寧宇轅門言言夏屋耽耽可以張射侯可以容宴豆爰居爰處而武備修矣巨廩崇構暈飛雲矗縮以板幹積如京坻得蓋藏之宜協出入之制多黍多稌而禮節行矣連營三十二積穀五十萬工以悅使人以樂成又瀦雷陂以溉穡地灑引新渠匯于河流皆省功費而弘利澤俄授左揆竟叅大政加徐泗豪等州節度使先皇帝在宥天下推恩彭城顧懷舊勞復命其嗣使得以州師建節而公以二郡進律惟公鎮定一方心平德和言仁必及人言志必及事生聚教訓勤身急病視闔



境如棖闌之內撫編人有父母之愛因其習俗而均安之識其慘舒而導利之仕六朝而時推元老踰二紀而再掌邦賦揚美化於方志流淑聲於命書其牧臨川也地叅閩蠻人本輕惰化彼游手敏於農功堅舊防而時其蓄泄當大旱而我有雲雨每歲徵令歸諸有司克變輸將之勤不虧公上之入因獲贏利悉調困窮其摠司計也權重輕以憑物力受比要以均財征厚生而不匱量入而有節當一人注意之重盡三接沃心之言宰司沮傷不得久處其鎮南海也服嶺阻深族類猜害塗巷狹陋燹埃接連忿捷相因鬱

攸斯作公乃脩伍列闢康莊禮俗以阜火災自息南金象齒航海貿遷悍將反覆遠夷愁擾吏困沓貪商久阻絕公乃導其善利推以信誠方舩繼至百貨錯出邕部絕徼裔人自擅誘掖招徠以威以懷朱崖黎民保險三代種落盤牙數犯吏禁公麾偏師一舉而平犷俗率化原人得職其登左轄也紀律脩明清萬事之本其理分陝也惠綏浹洽弘二南之化必宿其業而脩其方崇庸大績其昭昭如是而又博極書術詳觀古今謀王體斷國論其言有章聽者皆採作爲通典以究理道上下數千百年間損益討論而折衷



之佐王之業盡在是矣公之先在漢則建平敬侯有立宣之公在晉則當陽成侯決平吳之策忠力雋賢寔明而昌以至曾祖諱行敏皇銀青光祿大夫荆益二大都督府長史南陽郡公王父諱殷尚書右司員外郎麗正殿學士烈考諱希望歷鴻臚卿御史中丞再爲恒州刺史代鄯二州都督西河郡太守襄陽縣男贈尚書左僕射惟南陽公德化茂于列藩惟右司文雅重於中臺惟僕射有文武器任克揚風績其督鄯州揔節制留府數與虜確奮其威謀奪鹽泉吞河曲城便地置新軍剖符惠人理行第一以先大夫代

德丕烈之若是公能聿脩而弘大之憑厚貽慶爲不誣矣居鎮十三年願脩觀謁拜章十上西嚮涕洟上難其繼慰勉而已公以述職在於死人納忠在於薦賢密䟽請以王公爲代詔爲之貳暨公之至也由大司寇爲大司馬以副車戎裝伏謁和門禮容渥命寵耀藩服介圭得請舟載載馳勳籍禪校乞留遮道初諭以溫顏終肅以軍法旣告令尹之政卒獲子牟之心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道又曰神之聽之式穀以汝則岐公未享鮒羞如岡如陵不待瞽史而前知矣惟王公師長論道如公之位阜俗撫封如公之心且



以斯人嚮慕三歲愈甚大懼公之功德寢而不章初撫人廣人皆鏤堅石以摠盛烈及茲而追琢者三矣古所謂立信讓以涖百姓則人之報禮重其在是乎銘曰

惟天惠人惟辟奉天利建元侯于藩于宣文武杜公端誠絜矩化洽陝服聿來茲土闢我烏鹵長我禾黍乃建營部乃新廩庾成師足食比屋安堵里閭熙熙衍沃膺膺十有三年慰安斯人雪泣抗章血誠上陳結戀明庭不私其身樹善交代如公之仁考祥視履宜錫蕃祉寅亮三朝是嘒是倚密勿中樞矢其謀謨乃升司空亦作司徒九賦旣平五教式敷中外之重惟公是圖彼都人士飲公之德彼土樂康繫公之力永言介福祀我岐國稽合聲詩于胥篆刻彼泉斯實彼石斯泐公之德輝永永無極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五十四 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唐文粹  
卷三十四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五十五之上

宋吳興姚鉉纂  
明建武鄧漢校

碑六

記碑陰附摠六首

貞義一

深陽瀨水貞義女碑 李白

姦雄一

項籍碑 李觀

英傑四

諸葛武侯廟碑 尚馳

諸葛武侯祠堂碑 裴度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諸葛武侯廟記 附 呂温

刻武侯碑陰 附 孫樵

溧陽瀨水貞義女碑 并序

李 白

皇唐葉有六聖再造八極鏡照萬方幽明咸熙天秩  
有禮自古及今君君臣臣烈士貞女采其史傳名節  
尤彰可激清頹俗者皆掃地而祠之蘭蒸椒漿歲祀  
罔缺而茲邑貞義女光靈翳然埋名古遠琬琰不刻  
豈前脩博達者為邦之意乎貞義女者溧陽黃山里  
史氏之女也以家溧陽史闕書之歲三十不移其志  
清英潔白事母純孝手柔荑而不龜身激漂以自業  
當楚平王時王虐忠助讒苛虐厥政芟於尚斬於奢

血流于朝赤族伍氏怨毒於人何其深哉子胥始東  
奔勾吳月涉星遁或七日不火傷弓于飛逼迫於昭  
關匍匐於瀨渚捨車而徒告窮此女目色以臆授之  
壺漿全人自沈形與口滅卓絕千古聲凌浮雲激節  
必報之讐雪誠無疑之地難乎哉借如曹娥潛波理  
貫於孝道聶姊殞肆槩動於天倫魯姑棄子以郤三  
軍之衆漂母進飯沒受千金之恩方之於此彼或異  
爾卒使伍君開張闔閭傾蕩鄢郢吳師鞭屍於楚國  
申胥泣血於秦庭我亡爾存亦各壯志張英風於古  
今雪大憤於天地微此女之力雖云為忠孝之士亦



馬能咆哮烜赫施於後世也望其溺所愴然低迴而不能去每風號吳天月苦荆水響象如在精魂可悲惜其投金有泉而刻石無主哀哉邑宰榮陽鄭公名晏家康成之學世子產之才琴清心閒百里大化有若主簿扶風竇嘉賓縣尉廣平宋陟丹陽李濟南郡陳然清河張昭皆有卿才霸略同事相協緬紀英淑勒銘道周雖陵頽海竭文或不死其辭曰

粲粲貞女孤生寒門上無所天下報母恩春風三十花落無言乃如之人激漂清源碧流素手縈彼潺湲求思不可秉節而存伍胥東奔乞食於此女分壺漿滅口而死聲動列國義形壯士入郢鞭屍還吳雪耻投金瀨汜報德稱美明明千秋如月在水

項籍碑銘

并序

李觀

鋪周秦之顛亡粲乎簡冊吁可駭也惟秦失在暴惟周失在弱上慢下黷政無紀綱若然者神靈不得不哀世教不得不張且天地不可以無主故帝必誕眷命不可以坐得故有心者經綸於是漢祖起於豐沛公起於會稽陳吳之徒自稱乎假王其餘揭竿而呼爭先刺秦者如林如藪于時亂浩浩兵幢幢風從虎雲從龍三靈昏而四海空公乃杖撥亂之劔希當世



之功浮江而西有壯士八千枹鼓于舟中吁嗟乎無人維禦乎羣兇所以謀大業拯萬靈而爭雌雄者獨漢祖與公遂號百勝之師趣累卵之危活趙歇擒王離十壁愕眙一麾靡餘然後飄銳氣聳利鋒扼秦關怒漢先因語曰捐約則違人固信則自違惡取乎乃軍鴻門屠咸陽鼎峙于神州幅裂于四方始退與漢祖東西而王天下是知量不足謀不長矣然雖兵衆於漢戰捷於漢其後則有靈璧之敗太公虜滎陽之圍紀信焚廣武之守傷其胷長陵之役撓其師與漢祖龍虎相逐干戈合離五年之後勝敗乃知是知兵

之不可窮物之不可終天地否而開雲雷屯而通故有三將潰圍孤軍曷歸良馬在御美人在帷楚歌夜聞哀泣垂綬遂飲帳中中令麾下鏡分美人飈舉良馬曉漫漫雲茫茫失道於陰陵問津於烏江其猶魚遭網而游鳥嬰羅而翔終不免矣尚能合從亡之人禦追逃之兵旗鼓指掌鵝鸛丘陵足罔不蹙首胡不橫然始解馬於舟子結纓於死地痛矣夫何自慷慨斯馬之甚邪而曰天實亡我非戰之罪何執而不寤哉公實勇而無謀剛而無親忌而信讒暴而殘人是

以人得蹈其資兵得害其身真自亡也豈天亡乎使



公勇而能謀關中可據矣剛而能親諸將不攜矣明以察讒奇計得施矣恕而愛人百姓樂推矣若然則舉天下如轉圜何漢氏與二臣能計之哉至如謀於漢者昔其臣也公實棄之兵於漢者亦其將也公不庸之故曰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噫從始而言之蓋天理有素乎故生項以靜難生漢以牧人靜難者授勇牧人者授仁不然何鴻門阼而復持成臯跳而復振入關而緩來王楚而驟歸者哉釋名曰碑悲也觀甞尋楚漢春秋見公帳中之歌而誄之輒泫然而悲爰刻石爲文多不究其終始銘曰

姬虜而絕羸虐而滅九陽鬱結九州脆脆必生聖哲以起滅絕維漢自豐維楚自東偕伐寇戎反相戰攻戰攻不罷泊乎垓下彼衆我寡龍死于野

諸葛武侯廟碑銘

并序

尚馳

漢代之季天下不得不三分蓋有由矣曹氏挾王室之威重孫氏藉父兄之餘業劉氏獨不階尺土開國於亡命行旅之間天贊一武侯即鼎足之勢均也公諱亮字孔明身長八尺嘗躬耕壟畝好爲梁甫吟雖經綸之材隱括未用而寥廓之志舉措輒形旣先主扶世奠民渴明智用謀之佐致三顧見咨當代之畫



公於是輕重中夏揣摩全吳定王業於胷心決神機於掌握由是身爲先主所起討爲先主所用自北徂南周爰執事夷險平亂靡所不之卒使劉氏以岷峨之地爲已封梁益之人爲已蓄曹操不敢以兵強驟進孫權不敢以境闊妄動彼相之力焉屬先主創業未半中道而歿遺詔邦家之事大錄于公救後主事公如事父至於職爲臣行令如君其名近嫌也位爲君事臣如父其形近猜也不然豈周公賦鴟鴞之詩成王啓金縢之誥此雖大小有異託付不殊竟能上不生疑心下不興流言苟非誠信結於人格於神移

於物則莫能至是公復搃戎仗律無歲不征將繼舊邦之業用復先君之命所以南擒孟獲而不殺志在綏戎狄矣西拔岐山而不賀志在吞河洛矣役木牛流馬濟人之力已紓矣制陣圖兵法敵國之軍可翫矣故得三關不封二邦喪氣大勲未集行師而殞戎夷野祠毗庶巷祭遺愛所使豈求而得之噫國之將亡木必先顛且以蜀之連山峻極其險不爲公死而平沃土富饒其利不爲公死而薄甲兵士卒其衆不爲公死而減府藏穀帛其富不爲公死而貧及鄧艾揚聲於前鍾會躡跡於後滅蜀三十萬尸如撓羊羣



劉禪竟不免面縛壘門身爲降虜天事歟人事歟天  
事遠吾不知之矣以人事而論使武侯常存殷若二  
敵國勝於本朝百萬之師北向爭衡司馬懿復惕息  
而不敢戰足明中原非曹丕所有也舉其大略真命  
世之雄未可以身許小國之君延霸王之佐因曰才  
有所詣不逮前賢向令伊呂並世而生殷周易地而  
處則太甲不放桐宮而四海咸理諸侯不誓孟津而  
天下大定但爲天不假年志盡莫就生居於後功績  
在其下耳然非先主之識武侯或不能輔成於王業  
使百代令君用人必由此道欲使社稷不振賢智逃

於藪澤其可得邪公死之日遺令葬漢中宅軍前祭  
法曰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則祀之至令官  
書廟食成不刊之典一山之內每有風行草動狀帶  
威神若歲大旱邦人禱之能爲雲爲雨是謂存與沒  
人皆福利生死古今一也死而不朽及貴於生銘曰  
漢室大壞掃地無依人心各動天命未歸角力爭負  
有翼者飛突兀臥龍吟嘯待時一論世事超拜軍師  
魚水相得生死以之仗順收兵行權略地氣蓋全吳  
曾吞大魏國政成三人臣莫二乃建社稷興王之器  
旣得武侯跪危魏都敵國未滅謀臣已殂大本去矣



不降得乎荒墳四頽拱木皆枯尚餘精爽能禁樵蘇  
人生異代仰止山隅

蜀丞相諸葛武侯祠堂碑銘

并序

裴度

度嘗讀舊史詳求往哲或秉事君之節無開國之才  
得立身之道無治人之術四者備矣兼而行之則蜀  
丞相諸葛公其人也公本系在簡策大名蓋天地不  
復以云當漢祚衰陵人心競逐取威定霸者求賢如  
不及藏器在身者擇主而後動公是時也躬耕南陽  
自比管樂我未從虎時稱臥龍詩曰潛雖伏矣亦孔  
之昭荆州平心與元直神交洎乎三顧而許以驅馳

一言而定其機勢於是翼扶劉氏纘承舊服結吳抗  
魏擁蜀稱漢刑政達於荒外道化行乎域中誰謂阻  
深殷爲強國誰爲蓬脆勵爲勁兵則知地無常形人  
無常性自我而作若金在鎔故九州之地魏有其七  
我無其一由僻陋而啓雄圖出封疆以延大敵財用  
足而不曰浚我以生干戈動而不曰殘人以逞其底  
定南方也不以力制而取其心服震懾諸夏也不敢  
角其勝負而止候其存亡法加於人也雖從死而無  
怨德及於人也雖奕葉而見思此所謂精義入神自  
誠而明者矣若其人存其政舉則四海可平五服可



傾而陳壽之評未極其能事崔浩之說又詰其成功此皆以變詐之略論節制之師以進取之方語化成之道不其謬歟夫委棄荊州不能遂有三郡此乃務增德以吞宇宙不黷武以爭尋常及出斜谷據武功分兵屯田謀久駐之計與敵對壘待可勝之期雜乎居人如適虛邑彼則喪氣我方養威若天假之年則繼大漢之祀成先主之志不難矣且權傾一國聲震八紘上下無異辭始終無愧色苟非運膺五百道冠生知曷以臻於此乎故玄德知人之明者倚伏曰魚之有水仲達姦人之雄者嗟稱曰天下奇才度每述

其行事度其遠心願奮短札以排羣議而文字蚩鄙志願未果元和三年冬十月聖上以西南奧區寇亂餘孽罷暎未息汚俗未清輟我股肱爲之父母乃詔相國臨淮公由秉鈞之重承推轂之寄戎軒乃降藩服乃理將明帝道陬落綏懷溥暢仁風閭閻滋殖府中無留事宇下無棄才人知嚮方我有餘地則諸葛公在昔之治與相國當今之政異代而同塵矣度謬以庸薄獲叅管記隨旌旄而爰止望祠宇而修謁有儀可象以赫厥靈雖徼烈不忘而碑表未立古者或拳拳一善或師長一城尚流斯文以示來裔況如在



之歎終古不紀其可闕乎乃刻貞石庶此都之人存必拜之感云爾銘曰

昔在先主思啓疆宇擾攘靡依英雄無輔爰得武侯先定蜀土道德城池禮義干櫓煦物如春化人如神勞而不怨用之有倫柔服蠻落鋪敷渭濱攝跡畏威雜居懷仁中原旰食不測不克以待可勝允臻其極天未悔禍公命不果漢祚其亡將星中墮反旗鳴鼓猶走司馬死而可作當小天下尚父作周阿衡佐商兼齊管晏摠漢蕭張易代而生易地而理遭遇豐約亦皆然矣嗚呼奇謀奮發美志天遏吁嗟嚴立咸受

諸葛聞之痛之或泣或絕其掌勿翦駢邑斯奪繇是而言殊途共轍本於忠恕孰不感悅苟非誠慤徒云固結古栢森森遺廟沈沈不殄禋祀以迄于今靡不駿奔若有照臨蜀國之風蜀人之心錦江清波玉壘峻岑入海際天知公德音

諸葛武侯廟記

呂溫

天厭漢德俾絕其紐羣生墜塗四海飛水武侯命世實念皇極魏姦吳輕未獲心膂南陽堅臥待時而起三顧雖晚羣雄粗定必也簞掃是資鼎立變化消息謀成掌中龍戰玄黃再得雲雨於是右揭如天之府



左提用武之國因山分力與水合勢蟠亘萬里張爲龍形亦欲首吞咸鎬尾束河洛翼乎中夏飛于天衢然後魚驅勾吳東入晏海大勳未集天奪其魄至誠無忘炳在日月烈氣不散長爲風雷英雄痛心六百午矣於戲以武侯之才知己託國土雖狹國以勤儉富民雖寡兵以節制強魏武旣沒晉宣非敵而戎車荐駕不復中原或其謀非長則斬將覆軍無虛舉矣或餽糧不繼則築室反耕有成筭矣嘗試念之頗析其原夫民無歸德以爲歸撫則思虐則忘其思也不可使忘其忘也不可使思當漢道方休哀平無罪王莽乃欲憑威寵造符命脅之以威動之以神使人忘漢終不可得也及高光舊德與世衰遠桓靈流毒在人骨髓武侯乃欲開季世振絕緒論之不以本臨之不以忠使人思漢亦不可得也向使武侯奉先主之命告天下曰我之舉也匪私劉宗惟活元元曹氏利汝乎吾事之曹氏害汝乎吾除之俾虐魏偪從之民聳誠感動然後經武觀豐長驅義聲咸洛不足定矣柰何當至公之運而強人以私此猶力爭彼未心服勤而靡獲不亦宜哉乃知務開濟之業者未能審時定勢而大順人心而克觀厥成吾不信也惜其才有



餘而見未至述于遺廟以俟通識唐貞元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東平呂溫記

刻武侯碑陰

孫樵

赤帝子火熾四百年天厭其熱洎獻燼矣武侯獨憤激不顧收死灰於蜀欲噓而再燃之艱乎爲力哉是以國稱用武岐雍閒地不尺闊抑非智不周天意炳炳也夫以武侯之賢寧靡籌其不可邪蓋激備隆中以天下託不欲曲肱安穀終兒女子手將驅馳死備志邪由是覈武侯之所爲殆庶幾矣然跨西南一隅與吳魏抗國提卒數萬綽綽乎去留無我支者是亦

善爲兵矣史壽以爲短於應變真抑武侯哉俾武侯不早入蜀地曹之君臣將奔走固圍之不暇鍾鄧寧能越巖懸兵決勝指取邪是井絡之野與武侯存亡俱矣天殲武侯其不愛劉愈明白矣其姜維何力焉曩蟠南陽時人不與仲毅伍洎受社稷寄擅刑賞柄曾心不愧畏人不疑黷何意氣明信之卓卓也武侯死殆五百載訖今梁漢之民誦道遺烈廟而祭者如在其愛於民如此而文也獨謂武侯之治比於燕奭彼屠齊城合諸侯在下矣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五十五之上

終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五十五之下

宋吳興姚 鉉纂  
明建武鄧 漢校

碑七 墓銘附摠四首

妃主

唐和麗妃神道碑 張說 唐鄭國長公主神道碑

唐岐陽公主墓誌銘 附杜牧

唐東光縣主神道碑 李並

唐和麗妃神道碑 并序 張說

舊史云軒轅帝宮次星具黃龍之體郊媒神祀次妃





成玄鳥之命非聖也莫能法天非天也莫能感聖則有相乎坤而毋乎震齊乎古而合乎天跡雖秘絕猶可測而言焉麗妃趙氏天水人也麗者以華美爲貴妃者以配合爲尊易云日月麗天傳稱星辰合度麗加妃號自我爲初原夫八駿觀周肇有封姓三軍霸晉乃蕃卿族設寶符而開國曳珠履而承家果驗成宣之後不乏文忠之慶堯門昭殿何代無人暨乎紫氣上通瑤臺獨立楚宮選美納良袂於神雲漢掖求才進團扇於明月故坐而論教則比位三司動而具瞻則儀刑六列者矣先將軍以恩澤授職太夫人以

有禮封鄭流車躍馬豈無甲觀之親湫宅閑門不有椒房之勢探風揆化憂國如家故聖人有以尚其德也躬親廟館義形熊檻退席以愛禮樛木以廣恩望古難臻之地必爲常踐之域故聖人有以嘉其志也懸象告沴經時震爻在象被之辰蒼還輦之問生可捐於浮假心獨係於玄真神往上清願承恩而入道形歸下土期去禮而薄葬慈顏同氣奚敢爲言皇上閔而許之咨嗟不已開元十四年春秋三十有四七月十四日薨於春華殿殯於龍興觀之精屋示以出家從道例也命河南尹監護河南令副焉喪葬務約



成遺語也二十六日窆於故都之後印山之陽孺慕承華悽涼薄室列薤歌於東路迴容衛於北山壽堂一閉兮凡聖等人代同悲兮脩短間月帔雲衣祿以神仙之服上方陶蓋旋於造化之初此皆聖主之曲成賢妃之本志何必雲陽山下別起通靈之臺未央宮中虛立致神之帳若夫易名之典考行是存帝謚曰和禮之貴也氣之和者生萬物聲之和者孕八音魂而有知感聖恩乎有詔史臣恭銘內職事出彤管辭無華飾寫樂池之永傷寄瑤山之罔極銘曰帝妃佐后實掌陰教八月選才于金聘貌禮獻絲繭

詩脩澣濯婦政可尊嬪風胥效皎皎漢女爲皇降靈娥娥邦媛順道之經結以印綬華光後庭帶之弓韉朗潤前星退述潛運夙承嘉獎謙苦中京崎嶇上黨金鏡開目明珠耀掌心方樂於時泰魂奄悲於化往紫雲衣兮霓裳送美人兮比印白壤宮兮青松死去君恩兮日遠秋風急兮霜天草木黃兮野田滅香容於空櫛畱畫像於其泉春秋以麗和之二字獨褒美於千年

鄖國長公主神道碑銘并序

臣聞堯有娥英承九族之敦序舜有宵燭動百里之



光耀大聖之後天必繼之積善之家神所慶矣豈惟上帝之女雲漢爲靈平王之孫肅雍其德連華前志世有其人皇唐鄆國長公主者睿宗之第七女也母曰崔國妃構累聖而成門合濟美而爲室蘊乾坤之純粹演日月之清明神媛誕靈常言所絕免懷之歲天奪聖善不食三日哀比成人文母流胎教之慈曾子得生知之孝由是宮闈延矚邦國遠聞及乎玉笄耀首油輶在馭錫之美地邑以荆山求之令族嬪于薛氏爾其居翫圖史勤修法度服其澣濯恭儉之教興鼓其琴瑟敬讓之風被其行已也安親惠下之謂

仁敬宗好合之謂義降貴接卑之謂禮恕情周物之謂智推心而行罔不該備其理家也侍膳饗餼之均和主饋醴醕之品齊絲竹五音之微靡纂組九華之綉麗經目所涉莫不精詣每至三元上賀五日中叅進對詳華折旋舒婉故以式瞻貴里儀範通門如千花之汎惠風百卉之涵膏露窈窕之儀克舉蕃衍之福大來有男子四女子五瑤碧生階芝蘭滿室也習禮明詩日漸庭闈之訓銀章艾綬地連恩澤之侯自先朝徹宸之辰迄今公主成笄之日外降過制內疾餘哀手寫金字梵經三部躬繡綵線佛二鋪貝葉真



偈現心相於銀鈎蓮華妙容呈意生於玉指孝思惟  
則道遠乎哉開元繼明推恩由已進封郾國長公主  
食邑一千二百戶田賦廣而彌儉禮秩尊而益恭其  
後君子晨歌夫人晝哭未亡爲稱生意盡矣撫視遺  
孤將守柏舟之誓志期剝落永從奈苑之游朝制斷  
恩改降鄭氏陵谷可移隋和之德不昧寒暑有遷松  
筠之性如一均養七子麻廕二宗汾陰之室忘亡榮  
陽之黨相慶旣而善福虛應寢疾彌留盡國鑿之伎  
遠方畢至供御府之藥中使相望命之必至不可枝  
也堂邑山林忽焉瘁色平陽歌舞適足愁人開元十

三年二月庚午薨於河南縣之脩業禮春秋三十有  
七震悼紫庭哀傷朱邸傾家若墜舉國同悲有詔光  
祿卿孟溫禮監護喪葬京兆尹馮延休副焉窀穸之  
禮一如涼國公主故事夏四月恩旨陪葬於橋陵不  
祔不從古之道也皇上念同氣之致美感閔川之末  
謝恨棣華之半缺悲瑤草之先化乃命國史昭銘懿  
迹降恩禮於雲露駕哀辭於金石水非湘渚還起帝  
子之祠山是洛陽卽封天妹之冢銘曰帝系白雲仙  
源紫氣張家成國承天作貴赫赫聖祖曰文曰武皇  
皇睿宗一變萬邦挺生淑媛慈和孝恭清臚如神蛾



眉無雙邸第立官湯沐建封爰及笄總禮施環佩鳴  
鳳獻祥乘龍擇對帝唐降女天乙歸妹珠玉過庭蘋  
蘩正內蛟門早閔龍湖忽上無地何載無天何仰金  
澗書經華絲繡像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若是言歸良  
人永違銀燼煙斷羅幕霜飛懇願毀形託身壞衣不  
諒人只改嬪他士稟命曰從從人曰順息媯繩楚懷  
羸霸晉及經合權與道同韻煥休二室均歡等潤四  
海謚清九族和平萬物向榮衆雛未成心戀盛明形  
隨落英祖載鼎城歸窆咸京挽歌敷聲鹵薄凶行哀  
哀聖情惻惻同生橋山片石千秋令名

唐故岐陽公主墓誌銘

杜牧

憲宗皇帝即位八年出嫡女冊封岐陽公主下嫁于  
今工部尚書判度支杜公琮始憲宗時宰相權德輿  
有壻獨孤郁爲翰林學士帝愛其材因命宰相曰我  
嫡女旣笄可嫁德輿得壻獨孤我豈不得邪可求其  
比後丞相吉甫進言曰前所奉詔臣謹搜其人因名  
我烈祖司徒岐公曰有孫兒琮年始弱冠德行文學  
秀朗嚴整臣嘗爲司徒更熟其家事官族世婚習尚  
守治臣一皆付度疑琮可以奉詔帝即召尚書見與  
語大悅受殿中少監服章金紫以元和八年某月日



主下嫁于杜氏上御正殿禮畢由西朝堂出節幡鼓鐸儀物畢備引就昌化里賜第上御延喜樓駐止主輪尚書及賓侍酒食金帛奏內樂降嬪御送行賜第堂有四廡績椽藻樞丹白其壁派龍首水爲沼主外族因請願以尚父汾陽王大通里亭沼爲主別館當其時隆貴顯榮莫與爲比主實憲宗皇帝嫡女穆宗皇帝母妹敬宗皇帝今天子親姑尚父汾陽王子儀外曾孫太皇太后始以正妃事憲宗以太后太皇太后愛養三朝凡四十年德厚慈恕化充六宮主以一女之愛降于杜氏逮事舅姑杜氏大族其他宜爲婦

禮者不翅數十人主卑委怡順奉上撫下終日惕惕屏息拜起一同家人禮度二十餘年人未嘗以絲髮間指爲貴驕始與尚書合謀曰上所賜及婢奴卒不肯窮屈奏請納之上嘉歎許可因錫其直悉自市寒賤可制指者白是閉門落然不聞人聲尚書讀書考今古治亂主職婦事承奉夫族時歲獻饋吉凶賻助必親自經手池塞館後闢毬場種樹不數年摺紳間雜然稱尚書有賢婦尚書旋出爲澧州刺史主後尚書行郡縣聞主且至殺牛羊大爲數白人供具主至從不二十人六七婢乘驢鬪葺約所至不得肉食驛



吏立門外舁飯食以返不數日間聞于京師衆譁說以爲異事尚書在澧州三年主始入後出中間不識刺史廳屏尚書治澧州考治行爲天下第一後爲大司徒京兆尹鳳翔節度使朝廷屈指比數以爲凡有中外重難非尚書不可主賢益彰雖至宮闈貴號亦加尊敬姑涼國太夫人寢疾比喪及葬主奉養蚤夜不解帶親自嘗藥粥飯不經心手一不以進旣而哭泣哀號感動他人尚書後爲忠武軍節度使所治許州創爲節度府五十年南迫於蔡蔡屋室卑庠主居無正堂處東支屋恬然六年許軍強雄且撐劇寇自

始多用武臣治各出已部曲家人疵政弛法習爲循常有司用比邊障遠地擲置不問民亦甘心尚書再治之老幼相率兩走闕下遮丞相馬叩頭乞畱請樹生祠及詔追去攀緣攜扶哭於道路尚書治外主治內尚書所至必稱則前爲名公偉人主實有內助焉穆宗以太皇太后敬主尤爲親信俯首益卑車服侍使愈自貶抑覲謁溫清外口不言他事訖穆宗朝人不以親貴稱當貞元時德宗行姑息之政王武俊王子真張孝忠子聯爲國壻憲宗初寵于頔來朝以其子配以長女皆挾恩佩勢聚少俠狗馬爲事日截馳



道縱擊平人豪取民物官不敢問戚里相尚不以爲窮弱自主降于尚書譬絕外之初怒中笑後皆敬畏累聖亦指示主德以誠警之至于今以主尚書顯重於中外戚里亦皆自檢斂隨短長爲善於是舊俗滅不復有尚書自許奉急追詔主有疾小愈強不肯留曰去朝興慶宮縱死於道吾無恨以開成二年十一月某日薨於汝州長橋驛享年若干上廢朝三日其年十二月某日主喪至京師比及葬兩宮弔問相繼於道開成三年某月日上御正殿詔丞相嗣復攝中書令正衙宣冊謚曰莊淑大長公主某年某月日祔

葬于萬年縣洪原鄉少陵原尚書先塋禮也生男二人長曰輔九年十歲次日楊十始二歲女二人某於尚書爲從父弟以實銘銘曰

章武皇帝唐中興主刑于正妃教及嫡女婉婉帝子下嫁時賢影逐響各隨順纏綿杜氏大族枝蔓蟬聯上有舅姑高堂儼然螭綬龜章玉佩金軒養色悅意侍後承前人不我貴我敬我虔始終盡禮大小周旋餘二十年誰興間言貴不召驛富不期侈是此四者倏相首尾自古名士或泥於此孰謂帝子超脫擺棄婦職是勤夫言是指池荒館墜屏外不履淑德柔風



天下傾耳宜乎壽考歸女婚子不錫全祉孰提神紀  
幽石有誌顯筆有史流于千祀

唐故東光縣主神道碑銘 并序 李華

先朝宗室之望曰紀王太宗第十子也惟帝族母師  
曰東光縣主紀王第三女也自天降祐生有令德年  
八歲王不豫循環左右不食累日王撫首諭焉爲之  
進膳縣主察起居未復憂色如初動於神祇王疾用  
間周文樂正之養不過焉至若天人之秀元氣之純  
積於中文於外其容可知也孝以奉親慈以臨下尊  
師傳服澣濯其德可知也禮傳爲簪珥詩書爲佩玉

原心而顧身體訓而成教其言可知也降尊而處下  
推泰而從約詣繡繪之妙適飲膳之和其功可知也  
年十八受封邑王擇聞喜公以妻之聞喜有王佐之  
材委會蕃邸縣主以皇孫之貴和鳴侯家陰德莫違  
輝動邦教養先姑如寧膝下奉君子如見大賓以綴  
柔睦娣姒以莊敬端幼賤鵲巢之化存焉太后臨朝  
諸武專政魯衛之國翦焉丘墟紀王流竄巴濮薨於  
道路縣主承訊崩心嘔血每一發聲飛鳥哀鳴草木  
無色外除之後衣裳無純綵杯圈無其食耳不聽聲  
首不加飾自朝廷達於寓內罔不衰之太后復辟中



宗出震曰昇暘谷天下文明雷破羣陰品物咸遂以  
王懿親盛德詔有司備禮物陪葬昭陵聞喜公時爲  
孝義令詔書至河縣主聞之嘔血而絕絕而復蘇告  
諸子曰家國再造寃酷獲申爲我謝中外親親下見  
先王瞑目無恨言未畢而薨春秋五十有四時神龍  
元年二月二十二日有司以聞中宗震悼召聞喜公  
問公悉以對上歔歔久之殿省垂泣六宮悽愴乃下  
詔褒美史官撰德弔祭賙贈禮過其備矣深於春秋  
者歎曰孝之至不忘其親忠之至乃心王室自古賢  
士大夫莫能備舉惟縣主有焉紀王之陷非罪也泣

血以終哀中宗之撫輿運也則感深而殞絕忠孝兩  
極首其人倫使百代之下聞其風者有以勸焉其爲  
不賈遠矣嗚呼天輔善人宜其有家男十人女十人  
四子至大夫曰遇曰邁曰邁邁仁則踐修孝惟明發  
少子德位兼盛曰迥今河南尹兼東都留守上柱國  
祿益厚而慕益深不逮劬勞之報故也銜涕投簡而  
命下吏敬銘三章式表幽宅其文曰

肅雍王門天帝之孫因心則孝懷盛敬尊配美良士  
如賓禮存泣血終身豈惟霜露慶集家國魂清冢墓  
壽絕哀歡事高緇素天作印山萬化攸歸地閉金印



泉深衮衣國風悽愴彤管無輝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五十二之下終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五十六

宋吳興姚鉉纂

明建武鄧漢校

碑八 摠四首

宰輔

唐中書令梁國公姚崇神道碑 張說

唐丞相尚書左僕射王播神道碑 李宗閔

唐丞相太子少師牛僧孺神道碑 李珣

唐丞相中書侍郎齊抗神道碑 權德輿

玄宗御書故中書令梁國公姚文貞公神道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碑銘并序

張說

敘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定四時成歲亭育之功存  
畫爲九州禹也堯享鴻名播時百穀棄也舜稱至德  
由此言之知人則哲非賢罔又致君堯舜何代無人  
有唐元宰曰梁文貞公者位爲帝之四輔才爲國之  
六翮言爲代之軌物行爲人之師表蓋維嶽降神應  
時間出者也公諱崇字元之姚姓有虞之後遠自吳  
興近徙于陝今家洛陽焉烈考長沙文獻公樹勲王  
室建旟雋府公統緒而孤克廣前業激昂成學榮問  
日流武庫則矛戟森然又房則禮樂盡在弱冠補孝

敬挽郎又制舉高第歷佐濮鄭並有聲華入爲司刑  
丞天授之際獄吏峻密公持法無頗全活者衆進夏  
官員外郎郎中侍郎朝廷曰能遂掌軍國遷鳳閣侍  
郎監修國史兼相王府長史始則天人讓王承置醴  
之顧終以飛龍利見延叅乘之恩自時厥後恒當大  
任凡三處兵部尚書三入中書令一爲禮部尚書左  
庶子又肅政大夫摠靈武軍兵馬又司僕卿知隴右  
監牧出典亳宋常越許申徐潞楊同十郡景雲初以  
藩邸舊僚封梁國公食賦百室公性仁恕行簡易虛  
懷汎愛而涇渭不雜真率徑盡而應變無窮常推是



心以御於物故所莅必眩庶風偃驚狼化從言不勵而教成政不威而事理去思覩頌來暮聞歌旣登邦政卒乘輯睦及在宗伯神人允諧今之中書是爲理本謀事兼於百揆論道摠於三台公執國之鈞金玉王度大渾順序休徵來臻懋德格天名遂身遜拜開府儀同三司崇其秩逸其志也初太夫人在堂公受職西掖頗限局禁求侍晨昏優詔旣許尋令還職公固請以泣制曰家有令弟足慰母心國有棟臣安可暨闕其後剖符江表敦諭起復衰麻外墨纒棘內毀變禮行權通識所貴神龍之首預聞興復疇其并賦

累讓而停夫以革故鼎新大來小往得喪而不形於色進退而不失其正者鮮矣君子曰忠不忘親仁也哀不違事義也讓功辭邑禮也濟代全名智也仁以長人義以和下禮以安上智以周身宜其光輔四帝軒冕三紀池臺琴筑優游暮齒傳爵土於祚胤保祿位於終始矣享年七十有一開元九年九月寢疾薨于東都慈惠里皇上悼焉國人慕焉撫牀輟春曾未云比制贈揚州大都督謚曰文貞禮也十年二月葬於萬安山之南原在疾也王人賜膳御醫視藥于薨也中使弔臨羽儀哀送君臣之義厚莫重焉子昇子



奔思綴遺美以寘罔極有詔掌文之官敘事盛德之老銘功將以寵宗臣揚英烈帝乃灑恩仙翰鏤澤豐砥日月臨照於佳城煙雲變態於神道寶其文字別爲羣玉之山禁其樵蘇卽表三司之墓銘曰

源深自虞派別從吳避地魯陝居家洛都神明遠契嶽瀆冥符翊聖斯偶生賢不孤仁將勇濟孝與忠俱學乃攢植文鋒迅驅纔安卑位卽騁長途惟實惟有若虛若無再三軍國一二訐謨戎柄尤重王綸最樞兼司任切又政榮殊黼藻彌煥丹青靡渝以寬容物以鑒分區外或形放中恒禮拘箴雖誠口靜亦忘軀

但覩渾璞誰詳瑾瑜伊臯尺寸管樂錙銖名正身遂言誠願孚方辭漢祿更辱齊組旣積而散窮歡盡娛川歸東極日去西晡上側旒宸旁悲路衢藍田美玉荔浦明珠載廣休慶爰弘典謨豐碑廼立盛業其鋪帝念頻軫仙毫特紆鐫金刻石鳳篆龍圖七耀光動三泉澤濡欽能敘事理鬱詞敷求舊銘實慙殫而蕪緬思雲霧尚想江湖有道之德其何以踰延陵之墓空此嗚呼存歿終始遐哉邈乎

唐故丞相尚書左僕射贈太尉太原王公神

道碑銘

并序

李宗閔



上即位五年丞相左僕射太原王公以癸未發疾其明日遂薨於位天子震悼慙惻遽命內謁者詣其室索其所以飲食寢作之端既詳其無他狀遂賻布帛菽粟率用峻等既又不塞痛軫之意加內府之絹千匹以錫之爲之罷朝三日命兵部侍郎一人持節駕駟簫鼓出自正殿直抵柩前冊公爲太尉葬有日宮給秘器及就途遣王人亟臨視之命羽葆旂常輅車之飾皆及墓俟其返虞鼓聲四節於里第而還示不與常制也其子鎮以宗閔晚陪公於相位之末稍窺公之行請銘其烈以垂于後且不宜拒遂鋪其榮華

所能言者於金石云公諱播字明敷太原人周靈王太子晉之後以歷世爲王因而受氏高祖滿汾州長史生太父璉嘉州司馬給事中司馬生昇咸陽縣令太子少師少師生恕楊府倉曹叅軍尚書左僕射公僕射元子也忠敬而本仁寬明而有制內顯而敏外肅而和貞元十年舉進士第是歲策賢良以直言校書於集賢殿其言平戎經國之術粲然可舉調尉鰲屋斷獄首出御史中丞李汶愛之奏爲監察御史按雲陽源咸季以贓免用疑文不宜調而調囚謁於臺遂捕劾之追姦茸窮律肯奏流咸季刑曹部罷所居



官給事中以省詔非是奪俸緣而坐罪者甚衆自是風聲不可遏矣爲侍御史時京兆尹李實文皇所委能禍福卿士凡其榮衰繫所附背舉朝迎避其鋒公在途而實來揖公移文詆之其詞可羞實遂奏公爲三原令求其不足於禮以持之公至尹署洎羣吏之館還其邑敬府之禮無不具實旣出其筭反加畏焉縣之編於戶者多中貴人前令率不能自爲其政弛張牽之公悉召所謂貴人者入坐當其拜曰敬桑梓宜如是也邑人大駭從其所指爲長安令朝廷方恩于頓而以帝女嫁其子民有與于氏蒼頭同盜人馬

者前令捕民而縱其蒼頭公始至縣卽立取其奴而與民均其法知御史雜事京師饑穀起價京西諸侯相率閉粟公移之簡書徵秦晉泛舟之說西鎮惴惴收去條令粟流于秦元和四年爲御史中丞歲中知京兆尹六年爲刑部侍郎充鹽鐵轉運使上言流人會赦而歸獨配囚爲隔遂無還者請率以七歲爲竟至今用之尋加禮部尚書益以御史大夫又以戶部尚書節度西蜀長慶初覲穆宗言中外之事遂畱爲刑部尚書復幹鹽鐵冬拜中書侍郎平章事仍其職匡維激發始以進賢爲急上方有意河朔以財賦始



出於方土二年公用相印爲淮南節度使以其職隨之四年言事者謂鹽運之設其留京師用制方土加檢校司空去其使未幾上念公成法又以使屬公加司徒今上踐祚急詔徵公至即拜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其使尋兼太清宮使累進爵至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進階至金紫光祿大夫年七十二而薨公入官三十二政逮事六帝出統楚蜀之師入極台宰之尊前後三摠鹽鐵旣去又復幾二十年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寧有獨私於公邪必有以當其然也一署吏苟不犯無能奪其任者歲時奏課至于

榮大史胥次遷亦如之故人用安其爲善莫有欺公者雖遠至海裔若摠轡管榷窮年不死一吏貶一職而羣務自濟凡朝廷平准取鄆屠汴下滄滌干戈不息者五十六年饋餉資費隨兵緩急而立辦沛然若神給其間溝琵琶導潁河以漕輕舟師人坐受其飽䟽三門挽沈石以濟巨艦關中遂亡其饑薦皇甫鏘之強敏而鏘反短公於上公猶不知上謂其長者論景忠信鎬制逗撓之將期必抵於罪時服其敢爲深涉徐境導齟齬而爲忠槩人曰真宰相噐也推徵之外有雜緡率貢內帑號爲羨進貞元中歲不過十二



萬緡及公歲貢百萬緡凡國有大征伐不慮其費之有無洎丞相晉公專征討之事兵食之給悉出於公從容以贊其成及滄滌平公有叶力之助自御史中丞京兆尹摠賦秉政未嘗書笏爲記善於啟奏天子不能自守其喜怒公以專志持務密匡於上行已寡徒不喜伐露由是數帝任遇多被恩澤權利去留如在諸已人多意公能詭合於時及公再持相印與晉國洎一二公同輔於上趨響甚直雅符於道苟所舉公是公必扶之即非是公遂嘿嘿不和由是上知公重厚而同列亦聳待之乃見公之所爲與嚮之不知

者期公蓋甚戾也公旣屈於名而伸於富貴豈非盛德君子神明之所祐邪故夫人清河崔氏給事中銳之女嗣子式秘書丞砥服名教不以丞相子自居其身次曰冰始授京兆府叅軍事器度宏遠公之仲弟曰炎季曰起與公三人俱用文學奮於江左西游長安士中甲乙時議偉之公歿不幾日而起以戶部尚書司國之計門闥之士咸來哭賀羣吏之執籍繁夥一如公之時其亦於世難求也其從事故相國程公昇今荊州相國段公文昌其他分居中外羅諸臺閣者不啻三十人銘曰



歲在大和惟帝聖神圖任舊臣乃相太原惟是太原  
福祥其奔再持化權樞揆聯聯兩統劇藩楚淮蜀坤  
始自元和公秉貨泉憲穆敬文頃茲聖君四帝財征  
去公孰親惟奠惟鑄惟範惟聚東掃北殄上之所怒  
帶甲百萬餼食爲巨俾公尸之不勞而且變通以時  
物無滯阻綱條一施莫越其規遇衆以仁中控其機  
信行恩馳罔有詐欺公之維揚漕務其將公之留庭  
職與公并首尾貫聯幾二十年相符使符隨其興徂  
公之敏智顯爵自至不緣其外姑直其裏始承其風  
畏公之邃及與之同泳公之易仁人之跡歿而乃熾  
揭於茲碑不仆不倚

唐丞相太子少師贈太尉牛公神道碑銘序并

李珣

天球河圖有國之大寶麒麟鳳凰王者之嘉瑞方於  
賢彥卽又次焉天祐我唐才傑間出輔時興化代有  
其人公諱僧孺字思黯隴西狄道人本子姓漢有牛  
崇爲隴西主簿因家焉代爲西州豪族八代祖弘仕  
隋爲吏部尚書封奇章公佐佑文帝有重名於時高  
祖鳳中宗時爲春官侍郎掌國史曾祖休克集州刺  
史贈給事中祖父紹太常博士贈太尉父幼聞華州



鄭縣尉贈太保公七歲而孤依倚外族周氏嶽嶽卓卓有老成之風以喪禮自處未嘗戲弄年十五知先奇章公城南有隋室賜田數頃書千卷乃辭親隸習孜孜矻矻不捨蚤夜自四五年業成舉進士軒然有聲時韋崖州作相網羅賢雋知公名願與交公袖文往謁一見如舊由是公卿籍甚名動京師得上第聯以賢良方正舉又冠甲科策中盛言時事無有隱避持權者深忌之出爲伊闕尉名府賢侯恙鴈繼至封章屢薦每爲中執事所沮皆不滿秩從潞帥郗士美簡授管記三奏不得請竟除河南尉會有次對大僚

因言事解於上前遷監察御史丁太夫人憂服闋除本官轉殿中公以文高氣直累歲堙屈聞望所屬推美於臺閣間入省拜禮部員外郎時孟尚書簡有重望以地官貳卿兼理網憲薦公知雜轉都官員外兼侍御史免憲職授考功員外郎集賢學士穆宗卽位宰相稱其能遷庫部郎中掌書命召對與語上善之面賜五品服未幾遷中丞每對延英必移時盡言天下事有武將李直臣爲宿州刺史豪奪聚斂以貨數百萬厚結權貴公按之爲有力者排幾不勝竟以詞堅理直上意廻直臣乃得罪由是上以清直知又面賜



金紫拜戶部侍郎時望允塞中書令韓弘以財投分公拒而不受上因他事知之愈賢公遂作相持重顧大體不言細事嘗謂同列諸相曰致理之本流品爲先彛倫攸叙蓋謂此也每惜名器力與同列爭方鎮以不廉聞者輒奏貶以賄賂求進者必阻之先是李司徒逢吉與杜循州元穎同作相穆宗寢疾議建儲貳與公不協後元穎出鎮井絡逢吉銜之思有釋憾於政事堂謂公曰西川前有廢立謀上熟知之來日延英發其事公不知慎勿沮議公曰王導有言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正近此耳又安得不言哉

逢吉喑鳴而止敬宗年少嗣位公雅善敷奏每言一事必本末陳之上甚倚愛同列挾中助力赫赫嫉公之賢公亦思避其鋒三上疏求外任上以武昌善地建節幢兼相印以授之旣至問人所病害咸言鄂土踈薄歲一修城役工誅茅人用谷怨公默許心計埏泥範塼未及三年盡換舊制崇墉堅壁人至于今賴之文宗嗣位二年公入覲詔復相位上雅知公各一見恨得之晚會宋相申錫以廉介聞巨姦鄭注挾北軍勢卜射取財貨富侔於國忌宋之直陰畫詭計誣與藩邸通因內臣而上其變造作似是動皆符會上



驚聞激怒下法吏議其罪諫官伏閣爭不得公入侍  
密啓上意乃寬止於郡佐公實有力今李崖州鎮劍  
南西川上言西蕃別屯以維州降帶甲之士甚銳其  
地要害得之足以壯邊部徐圖河湟此其漸也上疑  
不決下南宮議百執事皆是西川奏公獨曰國家近  
與昆夷軟血四鎮晏然今若自虧大信犬戎恃衆見  
詰渝盟彼直我曲未可量也上曰丞相之言是詔還  
維州初德裕承籍地勢自負機術公介特素不與之  
交及是大不平遂成宿憾公與李尚書宗閔同輔政  
出入殿省進退有度上偏目公曰卿才類霍光異日

可屬大事公懼滿辭位再陳封章罷加端寮出鎮淮  
海不改相印再登將壇揚州當江淮之衝習偷薄之  
俗公以清淨簡易化人移風俾及五年臻于至理倉  
廩實禮義行刑措政成脫屣歸洛優詔屢降雅志不  
回拜檢校司空東都畱守文宗將有大制置大除授  
必降中使假於他方入皇城宣密旨獻可替否如在  
君前其信重也如此俄以左僕射徵王人就賜官告  
特明異禮公感恩雖厚退身愈堅一對而歸不詣相  
第亦有中阻未諧人情又加相印出爲漢南節度使  
制出上悔之欲追成命公固辭上曰且不與卿周歲



別出都門特賜清廟器六事皆範金飾玉如古時製  
宣曰以卿精忠用以貺別寵待之禮當時無儔公到  
襄州均并稅薄地征人用胥悅咸歌來暮武宗初續  
極聽信未一行險者乘時而起凶德叅會倒置天下  
事清賢名輩多被斥逐惟公位高德重最難搖撼  
脆齟齬幾至二年屬大水壞居人廬舍公以實上聞  
仇家得以逞志舉兩漢故事坐災異册免降授太子  
太保俄又改太傅再臨東郊劉從諫死劉稹自擅以  
昭義軍阻命天兵誅討五年方尅上喜甚素忌公者  
媒藥鍛鍊誣公與從諫交上怒下詔旬日三貶公至

循州長史鑿空指鹿四海之士咸寃之公推運達命  
恬然如得好官時踰嶺越險二年在海上無所苦今  
上即位大明善惡三遷至少保轉少師牽復高位分  
司東洛池臺琴酒逍遙自娛賢士大夫尚其軌躅未  
半歲邁疾薨於東都城南之別墅自嬰疾至于捐館  
談笑語言宴居自若口占理命織悉無遺上聞爲之  
軫悼聯日不視政公卿相弔正人雪涕册贈太尉遺  
大寮弔祭公端明簡重忠厚誠慤平居私室如對大  
賓不喜釋老唯宗儒教早與韓吏部皇甫郎中爲文  
童友其名相上下晚與白少傅劉尚書爲詩酒侶其



韻無高卑前後作鎮皆佩相印辟署多名人難於進而勇於退儉必中禮貴而不奢知命達理保和居易三領大鎮接護軍以禮貌不至交歡再入中書侍樞使以公平不容請託有恩必報有讎不校韋崖州於公恩也嫁二女婦名士薦長子登周行李崖州於公讎也卹竄謫之窮途厚供待於逆旅其厚德歟亦難能也夫人同郡辛氏贈僕射祕之女賢明懿淑稱於族姻有子五人曰蔚曰叢能嗣其業皆擢進士弟蔚監察御史叢使府協律曰奉倩洛陽尉二人未知名公以大中戊辰歲十月二十九日薨以大中己巳歲

五月十九日葬小子不佞早栖門牆考選第叨殊等之科開賓筵忝入幕之吏國士相遇筆札見知周旋款眷垂三十載刊石表德分也難辭公歷官三十一政作相一十九年逮事六宗光輔四帝承主恩必由直道解相印實無罪名自少及長不失色於人佐時理家無恃入之貨持身不撓履道甚夷嘗病在高位者不知止足終日抗論尅期拜章竟不及年俾孤美志銘曰

公之生兮稟星辰公之才兮渾而真公之性兮威且仁公之文兮班馬鄰公之藝兮游夏均公之儉兮自



我身公之簡兮無雜賓公之貞兮肅人倫公之慎兮  
質鬼神公爲相兮平如鈞公爲邦兮政如春公不幸  
兮罹數屯公無辜兮介于循天開日明兮堯舜爲君  
舉直措枉兮幽寬必伸牽復高資兮言旋洛濱道遙  
琴筑兮無異隱淪屈指懸車兮歡然十旬素懷未遂  
兮美亦來臻悲纏冕旒兮哀動搢紳寵贈加等兮冠  
于台臣有司職喪兮歸葬咸秦觀者歎息兮國人酸  
辛袁安慶餘兮令嗣兢兢陳寔道廣兮門生振振乃  
續徽猷兮刻于貞珉碑生金字兮名德長新

齊成公神道碑銘

并序

權德輿

有唐文學政事之君子曰相國齊成公諱抗字遐舉  
清方粹溫絜矩秉彝明誠盡性切劑化育之道精義  
入神旁魄天人之際以忠事君以病乞身乃去台司  
乃儕商皓然後撤琴瑟啓手足歿齒無違德以從先  
大夫於九原易銘曰成不亦宜乎公某郡人自太公  
表東海相公匡天下爲國爲家或哲或仁烈祖贈太  
師府君諱澣歷給事中中書舍人吏部侍郎止於平  
陽太守出入陟降中行山立至今言開元名臣者稱  
公有遺愛焉實生先公贈國子祭酒府君諱翽履道  
貞厲仕至左龍武軍倉曹積厚於上流光於下其位



不充故大受於公公既亂而孤哀過成人屬幽陵橫潰中夏如燬奉太夫人安輿違難於越得子州支伯之故地而偕隱焉誅草茅以順居息悅山水以資仁智方茂天爵用觀靈龜嘉招重問奔走以狎至虛已弘道從容而翔集吳郡張相君鑑方以仁義理濠上得君爲榮及進律于洪成師于岐累爲命介若驂有勒建中中戎王請大和會以休寧西方右扶風綿亘汧龍地當甌脫且有成命正其經界公實佐權登壇泣盟得其情數與之約結克就衣裳之會用銷邊鄙之警自解巾三遷至殿中侍御史俄屬涇旅竊發

羣兇肆毒天子展義於甸內王公死難於理所百舍奔問至于行宮拜侍御史有詔以蕭黃門復布凱澤于東夏命公爲工部員外郎以贊焉復命轉倉部郎中李懷光阻命于蒲連兵未解關中饑旱經費不足轉粟饋軍濟時之難患求才急病命使以專達遷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以董其任俄拜諫議大夫當軸者不相容坐婚親細故出爲處州刺史先是山越寇攘蕩覆城市公乃卜勢勝之爽塏因習俗之便安三時不害百堵皆作朝典陟明拜蘇州刺史吳實劇部大田多稼浮淫冒沒吏禁或弛占著名數戶版不均



公乃閱其生齒書其比要強家大猾不得蓋藏介特單輕與之紓息已日乃孚厥猷茂焉遷潭州刺史御史中丞湖南觀察使以嚮時二郡之理而弘大之其仁可知也左曹理本徵爲給事中周郊寄重擢爲河南尹盜有宋瞿曇者白晝椎剽爲羣偷囊橐三川病之幾三十年公法令嚴具網羅張設潛捕魁宿使無遺類指顧之間擒擿如神乃作秘書章明文雅修舊以起廢乃作太常統和神人節事以辯志便蕃大僚其道乃光德宗皇帝方以堯舜氏聰明之道馭天下用賢人充相位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熙

九功之歌質百官之成損益文憲化裁判器精微以折中密靜而不伐或事隱於造膝或言行於沃心初天官氏每歲表他曹郎二人閱多士試言第其甲乙春官氏俾考功郎中選考秀之親故者而進退之公以冢宰小宗伯爲官人取士之本蓋天子有司之重至於避小嫌亂舊章適滋旁歧孰謂局鑄蹇蹇坦坦之道豈如是邪然後闢康莊作衡尺遵公是之路去自便之私天下之人謂之埋道尋有詔修國史昔孔父無位以空文爲一王法公當盛明之代用宰司摠直筆其於褒貶勸懼明焉勤慮盡瘁積成寢恙累章



乞告改太子賓客遭罹不淑贈戶部尚書時貞元甲申歲夏四月春秋六十有五夫人河南獨孤氏某官某之女賢明蚤天繼夫人蘭陵蕭氏某官某之女仁順有禮法嗣子餗銜恤毀瘠侍公裳帷以某月日祔于東都某原喪祭哀敬君子以爲有後惟公深而通請而寬出處動靜必以中正敬用五事暢於四支資性儼恪尤長鑒裁在岐也薦齊忠公映佐蕭也薦盧恭公邁皆至宰相其他推轂薦士爲漢廷臣成天下重名碩望者不可勝書凡所論著皆研幾析理弘雅夷遠洪州文宣王廟碑張蕭盧三相國碑志本聖人

教化之贖推大政暮明之道固其性術講貫而發舒乎斯文文集二十卷中倫體要盡在是矣公薨五年餗調爲洛陽尉永惟先烈未刻豐碑以德輿夙承湖海之舊中忝掖垣之屬他日舉代靡形話言獲於遺編實見陰德顧茲無似有玷知人濡涕含毫以表幽宅銘曰

昔在營丘大風泱泱有倬平陽令聲章章不踐宰政慶貽子姓倉曹含光大學追命厥生中書秉哲居正鵬起扶搖鸞翔慶霄乃登紫微以瑞清朝吉凶糾纏寒暑結轡其生有涯其用未極壽堂冥冥宰樹森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唐文粹 卷五十六

揭茲馨香終古是式

一百九十八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五十七

宋吳興姚 鉉纂  
明建武鄧 泮校

碑九 總七首

使相三

唐太尉中書令西平王李晟神道碑 裴度

唐檢校司徒中書令咸寧郡王渾瑊神道碑 權德輿

唐司徒中書令許國公韓弘神道碑 韓愈

節制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唐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扶風郡王馬璘神道

碑常衮

唐贈司空范陽大都督忠烈公李楷神道碑楊炎

唐贈梁州都督隴右節度大使郭知運神道碑

張說

唐邠寧節度使史孝章神道碑

劉禹錫

唐太尉中書令西平王李公神道碑銘

并序

裴度

惟天錫成命於我唐保茲國祚生此人傑則西平王李公其是乎不然何覆暴如風振槁葉戴君若鼇冠

靈山橫流之中一匡而定公諱晟字良器其先隴西人後徙京兆曾祖嵩皇珉州刺史祖思恭皇洮州刺史贈幽州大都督考欽皇左金吾衛大將軍隴右節度經略副使贈太子太保代有名跡雄于西土公幼好學學不為已及讀呂張孫吳之書慨然有經邦濟物之志未弱冠遊秦涼間元侯宿將見者咸器異之乾元初嘗客武都值酋豪以缺守遘亂殺掠平人公與所從十數騎馳而射之殪其為魁者餘黨遂遁寇所虜獲積如丘山公一無所取椎牛醜酒享士而去邦人感服具狀以聞特拜左清道率飾以金紫將朝



京師自獻方略屬裔夷紛擾有士急賢河隴將帥相繼表用歷二府右職所至常以才謀爲其委重累遷至光祿太常卿階爵在第一品涇原四鎮北庭節度都知兵馬使懸識虜態周知地形應變不窮有奪有待驥驟庭而莫展雲出岫而斯飛代宗徵以左金吾衛將軍爲神策兵馬使屬羌蠻犯蜀朝廷濟師命公督禁旅絕棧道而往救焉公銜枚過險出賊不意連下堅壁遂誅首惡還授檢校太子賓客且復舊職建中二年田悅以魏叛德宗極意致討悉起徂征以公爲神策先鋒都知兵馬使加御史中丞與河東河南

等道諸軍合擊公濟河而行能以衆正及破洹水陣解臨洛圍轢魏屬城抵燕通邑其摧鋒衄銳皆先羣帥而實力焉遙拜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厥功未成聞賊泚肆逆皇居失守西嚮慟哭載馳驅行及代北授檢校工部尚書充神策行營節度公提孤軍募散卒拊循訓勵以達行在值懷光中叛大駕再遷加檢校右僕射餘如故尋轉左僕射同平章事兼京兆尹神策軍京畿鄜坊節度觀察使管内及商華等州副元帥公固守渭城決平秦壘調食制用先發我私捐其攻苦皆自我始每一言一誓聲淚俱發勇夫



義士感而使之蔑不濟矣時自雍而東延于汝洛震于河汴所在征鎮亂掠相從公介巨盜之間使聲援斷絕立成師之法致號令嚴肅蒐捕十旬指揮一舉乘墉壑而通軌道磔梟獍以清宮禁俾九市三條無輟肆之驚無秋毫之犯羽書速告鑿輅爰歸廓氛稜爲祥光攄憂憤爲喜氣詩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斯之謂歟考古視今論功稱忠者多矣若至危而安至難而易卓犖跨邁如公莫儔拜司徒兼中書令俄以兗寧未寧邊防猶警岐下任重乃以本官兼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觀察使及四鎮北庭涇原等州副元

帥改封西平郡王加食邑實封至一千五百戶公名懾戎王政和藩部始至而生植少安而訓齊逮四載賦輿十倍其初會課入輔拜太尉中樞如故人或謂公勲望已高寵渥已極宜從容願養稍稍遜避公曰不然人臣外則盡心若止偷榮孰爲且哲故每承帷幄之問則言咈無隱理奪不回六指以東夏可平西陲可復或已行而事終不顯或未用而身遽不遺以貞元九年八月四日薨于位春秋六十七德宗撫几哭於別次自都邑達關畿無士庶無老幼皆發哀相弔則曩時安人戢兵之德可謂浹於元元之骨髓矣



冊贈太師賻賙加等以其年十二月十六日葬于高陵縣奉正原鄭國夫人杜氏祔焉自捐寢至安宅皆上所辨護中貴反覆萬情所奉如不及焉嗚呼以公之靜難扶傾不言所利雖存歿極位始終殊禮而天意若曰其福享未至故迤延於後有子曰愿故檢校司空河中節度等使贈司徒五列雄鎮三爲上公曰聰故光祿寺主簿曰總故太子中允贈兵部郎中曰慙左神武大將軍贈洪州都督曰恕故光祿卿贈右散騎常侍曰憑故右威衛大將軍曰憲檢校左散騎常侍嶺南觀察等使進因貴胄達以善政曰愬故檢

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尉克廣前修仍執醜虜曰懿故渭南尉曰聽檢校司徒義成軍節度使統戎按俗是以似之曰憇右羽林將軍曰慙嵐州刺史企地勢吏用兼而有焉粵大和元年秋七月聽拜䟽上言以公之徽烈則御製碑文於渭川矣以公之風度則詔命圖形於雲臺矣唯大其丘龍鬱彼松檟望有祁山之象拜無峴首之碑將刊貞石式表幽隧乃命臣度稱伐言詩其詞曰

建中季年大盜忽焉皇輿避狄狩於梁川顧謂太師汝才汝略將威致討必殄寇虐太師泣奉捐軀誓衆



度其成城可以利用赫矣鋪敦傳於墻垣手搏足跡  
如衝如援一鼓而破一麾而奔掃清官闈刷盪妖昏  
我師莅止我令行矣都人不知已事方喜飛章告慶  
飭駕言旋鴻烈耀古謹聲動天車服之錫河山之誓  
九命而俯一心若厲俾侯於歧阜安邊陲藩政既成  
袞職攸宜嶽降帝賚矢言詭詞我后嘉猷我躬何爲  
道直氣和勞謙終吉福履所綏未至萬一上天不惠  
厚宥過歸垂裕流光用延恩暉翼子肥家將壇台席  
繼立竒功代傳休績聽與伯仲未懷高蹤請于朝廷  
表是丘封帝曰孝哉胡可不從宣我祖之不業繁爾

父之嘉庸乃詔作銘以觀億齡

唐故朔方河中晉絳邠寧慶等州兵馬副元帥

河中絳邠節度營田觀察處置等使元從奉

天定難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徒兼中

書令河中尹上柱國咸寧郡王贈太師忠武

渾公神道碑銘

并序

權德輿

天地訢合以生百嘉其成歲功也則有震耀肅殺之  
助焉君臣保乂以熙百志其講武功也則有經綸翼  
戴之輔焉龍蛇起蟄山澤通氣與運相值有開必先  
斯太師所以宣力四代稽暮七德輝耀威靈勤身濯



行霆征風行乃緝熙于光明故琫戈淑旂以嚴師律黃旒玄袞以正台曜湛露彤弓以覺報宴納書追命以榮恤禮蕃錫始終如公之功公諱瑊字某其先夏姒之後爲淳維漢劉之代爲渾邪或強爲國或分以姓貞觀中開置州壤就加官師曾祖元慶皇豹韜衛將軍靈丘縣開國伯祖文壽皇太子僕贈尚書左僕射考釋之皇開府儀同三司太常卿兼御史中丞寧朔郡王贈司空惟靈丘紹先公之職居次卿之重僕射以積厚克家寧朔以偉才雄邊貴仕崇勳乃列茅社流光追遠是加密印迴復介祉閒生元臣功昭于

前人德合于大君建中癸亥翠華西狩公以大司馬艱貞翼從部勒戎車揣摩殺機勤勞行內爲上心膂登壇授律誓命交感如漢拜淮陰侯故事而又加焉乃進左揆遂參大政總賦輿而爲之師長恢王略而以之比伐克黨盡銳壁于武亭公以事鉅師老則傷威重正合奇勝在於疾力奮寡擊衆鼓行無前殲夷潰溺如建瓴水中堅席勝又復於咸陽長轂啓行旣門于延秋會西平王以東諸侯之師清宮獻捷公乃抑其賈勇須彼成功室士心之剋伐息兵火之氣燄然後窮追斬級寇孽以平備法從於清蹕捧大明於



黃道告廟薦功登拜上台撫封尹正復與虜會時北平王出大鹵收絳臺而公已總成師下左輔於是輯忠力揚奇鋒復離宮拔堅壘衝陣壓境傳于蒲津金鼓之聲氣相合山河之表裏皆復渠魁授首師帥協附安流以濟方軌而前士不罹傷工不易肆殄寇正刑四方咸歸論道進律乃平水土秉誼靖人以修班制休嘉貫于草木利澤逮于鯨寡言爲軍志動爲吏師貞元景子政成一紀進掌邦教遂居右弼十五年冬寢疾十二月辛未薨于理所享年六十四皇上悼歎不視朝五日冊贈太師賻襚弔祠有司備物太僚

襄事明年二月甲申葬我太師于萬年縣洪固原太常跡其功德奏謚曰忠武禮也初公年十一以將門子仕于邊部未弱冠五遷至左驍衛將軍始從朔方之師戰黑山次從隴右之師摧石堡又嘗西出臨洮奪昆夷之善地而爲之壁壘北絕大漠破獫狁之堅甲而焚其廬帳又從汾陽王臨淮王討及虜于山東攻贊皇北取真定射其特將李立節貫于左肩斃之又五遷至太常卿皆以功次其閒開地于河曲以靜九蕃宣威于陝西乃定三川凡王師之所以剋獲都邑元老之所以發揚蹈厲公必居其先偏而當其勳



劇故以御史中丞爲靈州左司馬以御史大夫爲邠州刺史以工部尚書爲單于大都護專征上郡榆林之地入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又以戶部尚書奉普王出車之重自時厥後投艱感槩能納大忠以恤大事理蒲十六年再陟公台以司空兼侍中以司徒兼中書令大凡歷官二十八次真食千八百室居節制者五副元帥者四材力絕人始封樓煩方內治平乃進咸寧凡汾陽王九伐之勲公皆左右四履之地公皆踐歷憫冊師禮法謚尊容公皆如之所不至者壽而已矣惟公厚性寬中智謀深靜秉義類以賦明命植

端誠以紂王慝講功述職遠意長利執德之柄蹈禮之輿致其用以格天啓其心以沃聖協建皇極爲宗工元龜雅好左氏春秋班氏史得考父之恭范宣之讓驃衛之方略黃韓之教化又嘗慕太史自敘著作行已一篇詞不矜大而事皆明備有子五人曰殿中少監鍊太子中允鎬太子司議郎鉅櫟陽尉綱雲陽尉鐵著位于兩宮以奉朝請試吏于縣內以修事任食德而才稟訓而忠皆以純孝致其哀敬令弟輔國大將軍右領軍衛將軍武當郡王玘與諸孤等推丞燹景鍾之義因識表以聞有詔詞臣刻石傳信乃採



其贊書侯表作神銘銘曰

北戴斗極陰方尚武玄金朱轡錫命都府太師間代  
感會雲雨四征庇人九合尊主昔未成童則能肆勤  
卓行深入致果忘身弱冠摧鋒環列南軍中興之役  
書社策動援枹兩河轉戰三秦靈翔郇邠所居必聞  
出統藩衛入司徵巡時丁阨難節冠羣倫遭誅煽宿  
狂穢宮闕西平鞠旅公亦授鉞既臨延秋如火烈烈  
休士退舍時惟不伐侵汾濛濛蒲津未通北平釋位  
公實撫封胥命長春克成厥功開壁勞軍靡有不同  
以律則臧在和而克時惟太師有嚴有翼乃敷仁澤

乃布條職時惟太師有功有德三公二府是獎是陟  
襍印易名以尊以飾材官介士鹵簿悽惻大隊鮮原  
中南之北萬邦作憲末代是式追琢馨香與唐無極  
唐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許國公贈太尉韓公

神道碑銘

并序

韓愈

韓姬姓以國氏其先有自潁川徙陽夏者其地於今  
爲陳之太康太康之韓其稱盖义然自公始大著公  
諱弘公之父曰海爲人魁偉沈塞以武勇游仕許汴  
之間寡言自可不與人校衆推之爲長者官至游擊  
將軍贈太師娶鄉邑劉氏女生公是爲齊國夫人夫



人之兄曰司徒玄佐有功建中貞元之間爲宣武軍帥有汴宋毫穎四州之地兵士十萬人公少依舅氏讀書習騎射事親孝謹侃侃自將不縱爲子弟華靡邀故事出入敬恭軍中皆目之嘗一抵京師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發名成業復去從舅氏學將兵數百人悉識其材鄙怯智勇指付必堪其事司徒竒之士卒屬心諸老將自以爲不及司徒卒去爲宋南城將比六七歲汴軍連亂不定貞元十五年劉逸淮死軍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肉爲士卒所慕賴者付之今見在人莫如韓甥且其功最大而材又俊

即柄授之而請命於天子天子以爲然遂自大理評事拜工部尚書代逸淮爲宣武軍節度使悉有舅氏司徒之兵與地衆果大悅使之當此時陳許帥曲環死吳少誠反自將圍許求援於逸淮啗之以陳歸汴使數輩在館公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會諸軍擊少誠許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公曰自吾舅歿五亂於汴者吾苗孺而髮櫛之幾盡然不揃刈不足令震賊命劉鏐以其卒三百人待命于門數之以數與於亂自以爲功并斬之以徇血流波道自是訖公之朝京師二十一年莫敢有譴呶叫號于城郭者李師



古作言起事屯兵于曹以嚇滑帥且告假道公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爲盜邪有以相待無爲空言滑帥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無恐或告曰剪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公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爲應師古詐窮變索遷延旋軍少誠以牛皮屨材遺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公界覺皆留輸之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田弘正之開魏博李師道使來告曰我代與田氏約相保援今弘正非其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約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敢告公謂其使曰我不知利害止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過河我即東

以兵取曹師道懼不敢動弘正以濟誅吳元濟也命公都統諸軍曰無自行以遏北寇公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二千人會討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卒擒蔡姦於是以公爲侍中而以公武爲鄆坊丹延節度使師道之誅公以兵東下進圍考城克之遂進迫曹曹寇乞降鄆部既平公曰吾無事於此其朝京師天子曰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之待公曰君爲仁臣爲恭可矣遂行既至獻馬三千匹錦紈綺纈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廩錢以貫數者尚餘百萬絹亦合百餘萬匹馬七千匹糧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初公



有汴承五亂之後掠賞之餘且歛且給恒無宿儲至是公私充塞至於露積不垣冊拜司徒兼中書令進見上殿拜跪給扶贊元經體不治細微天子敬之元和十五年今天子即位公爲冢宰又除河中節度使在鎮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病不能朝以長慶二年十二月三日薨於永崇里第年八十罷朝三日贈太尉賜之布粟其葬物有司官給之京兆尹監護明年七月某日葬于萬年縣少陵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國夫人翟氏附子男二人長曰肅元某官次曰公武某官肅元早死公之將薨公武暴病先卒

公哀傷之月餘遂薨無子以公武子孫紹宗爲主後汴之南則蔡比則鄆二寇患公居其間爲已不利卑身佞辭求與公好薦女請昏日月既至卒不可得則飛謀釣誘以間染我公先事後情壞其機牙姦不得發王誅以成最功定次孰與高下公子公武與公一時俱授弓鉞處藩爲將疆土相望公武以母憂去鎮公母弟充自金吾代將渭北公以司徒中書令治蒲于時弟充自鄭滑節度平宣武之亂以司空居汴自唐以來莫與爲比公之爲治嚴不爲煩止除害本不多教條與人必信吏得其職賦入無所漏失人安樂



之所在以富公與人有軫域不爲戲狎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賜其罪殺人不發聲色問法何如不自爲輕重故無敢犯者其銘曰

在貞元世汴兵五獮將得其人衆乃一榻其人爲誰韓姓許公磔其梟狼養以雨風桑穀奮張厥壤大豐貞元元孫命正我宇公爲臣宗處得地所河流兩孺盜連爲羣雄唱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間爲帝督姦察其顛呻與其睨眴左顧失視右顧而跽蔡先軛鉏三年而墟槁乾四呼終莫敢濡常山幽都孰倍孰扶天施不留其討不逋許公預焉其資何如悠悠四方

旣廣旣長無有外事朝廷之治許公來朝車馬千戈相乎將乎威儀之多將則是矣相則三公釋師十萬歸居廟堂上之宅憂公讓太宰養安蒲坂萬邦絕等有弟有子提兵守藩一時三侯人莫敢叛生莫與榮歿莫與令刻文此碑以鴻厥慶

故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扶風郡王贈司徒

馬公神道碑銘

并序

常袞

皇帝使常侍以故征西扶風郡王臣璘功行之錄詔門下侍郎平章事臣衮曰古諸侯大夫計功稱伐書于太常勒之彛器德勲高故其文懿事業實故其言



遠有國之大經也納忠於王室豈褒紀之禮闕歟宜  
文其頌聲以昭示承休于豐碑焉臣謹按司勳之戎  
籍史官之年表而敘之云聖上稽黃虞之道以武功  
文德統御天下赫赫明明罔不率俾唯犬戎自擅寇  
于我西土而猶懷以威德久而浸驕時乃大稽命將  
考之令典惟三年夏六月庶邦百辟洎侯王列將咸  
會于明廷乃大詰于爾在位有能典我西師僉曰璘  
哉是用詔以鷹揚之命於夏有鸞旂調戈之賜公拜  
手稽首不敢辭難遂帥師朝那弭節涇流恢耀武威  
以臨于戎狄既至乃以戎服立于軍門之外奉馘天

子之威命而訓于將軍列校六正五吏三軍之大夫  
曰惟昔盛明必有憂難其在殷高宗也有鬼方之征  
其在周文祖也有昆夷之患秦以安定北地戎狄內  
侮漢以金城隴西氏羌入寇故遣率以守衛中國修  
戰而高尚武力國家道德盛於殷周甲兵富於秦漢  
亦有邊患尚勞睿謀則疆臣之罪也將何以塞責誓  
將上奉神武之筭下憑戎士之力鼓行而前殄殲羣  
慝詞情抗厲風雲動色於是軍舉法以誓之令簡而  
一衆畏而服雖嘍喑老將聞而竦然乃周覽其山川  
以備其戰守有若犀兕其威猛犴其勇屹立而不動



者持重之將統馬禦于水碓之衝蒙輪超乘縵胡突  
鬚耽盼而橫奮者雄毅之將董焉捍于瓦亭之陰輕  
軒飛翰闐闐栢栢隸於射聲校尉以出松谷百夫之  
特萬人之敵屬於車師後部以毀銅城火渠門之旗  
舒於大回川雷密須之鼓殷於都廬山周之以木樵  
校聯布之以簡石渠荅部勒既定天地肅然遂使魁  
健氣索猛鷲魂駭卻略引去不敢近塞故八年之間  
再寇而已此皆親稟睿略協用武經前後獻功悉如  
宸旨方將大復流沙遠收故地奪我良將罔卒西事  
以大曆十一年月日薨于戎府春秋五十六天子廢

朝而歎曰安得雄邊威敵之臣如扶風乎遣中命以  
迎喪顧近侍而流涕其至第也百官會弔其遺奠也  
五校啓行賄以車馬哈有貝玉所以褒大勲也初公  
自二庭統甲士三千赴鳳翔行在遂陳滅胡之策先  
皇帝竒之曰吾無憂於東方也遂戰青渠陣豐水收  
二陝復三川衛南以百騎破五千河陽以一旅摧十  
萬史朝義悉師自將大戰邛山國家以天下勁兵夾  
攻未動公獨率所部不陣而馳偃旗先登闕如虓虎  
鬪酣披靡橫貫而出迴戈奮擊虜陣始破交突數合  
轟然天潰時副元帥太尉光弼壯之曰吾用兵三十



年未竟以少擊衆難捷之若此每有征伐大計悉咨  
訪焉斯亦將帥之傑既而移軍右輔疾援河內固已  
降之心在將棄之地及聞僕固懷恩之變即日於師  
萬里千羣延蔓山谷暨行轉關虜然而歸留于歧都  
巴回合公乃持清外衛全入塞門未及解甲背城  
出戰武師先走數騎前追皆血橫屍未殷全甲擣戟  
而步驚逃而創者數千萬人可謂二軍之絕也至於  
聖朝國祚賴封化郭公享上郡勳於蕃職惠於長人  
詩以美之禮以尊之孤老遠歸綿續工於織紉入而有制  
故大吏之制不作天衣之變業於播藝用之有節故

自北之化可懷此又列郡之率化也公字某扶風人  
也自秦漢至於國朝公卿大將軍通侯二千石踵武  
王室休有烈光曾祖昭朝散大夫新豐縣令祖正會  
右威衛將軍扶風郡公贈光祿卿父晟左司御率府  
兵曹參軍贈太子少保忠孝在門文武繼代宦婚之  
盛士族有輝惟公勲胄華茂雄姿高爽少有四方之  
志以才氣自任擺落凡格不嬰細微故弋獵畋漁嘯  
咤川澤年二十讀伏波傳至大丈夫當於邊野以馬  
革裹屍而還慨然而歎曰豈使吾祖勲業墜于地乎  
由是氣憤邊戎徘徊孤劍遂西至絕域以奇功累授



裨將歷金吾將軍殿中監太保御史中丞遷御史大夫領北庭行軍使邠州刺史加工部尚書節制涇原以鄭穎二州隸之尋拜右僕射知省事階至儀同進封異姓副軍以降略而不書以英明之識遇聖明之運故得竭其智謀極其任遇抗大節以激危難攄洪仁以庇傷殘公之理軍也以穰苴兵法孫子十三篇先以正合終以奇勝閑廓深邃應變無端與之安與之危故可合不可離同其敗同其成故樂死不樂生至于木罌濟河登山拔幟解鞍而卧鞭馬而馳兼之有餘亦不差異嘗以家財二百萬贍三軍與其散已

食於行伍陳賜金於廊廡何相去之遠哉公之事君也奉之以實納之以忠造膝前籌詞禮明順檢身無過恭謹畏慎祿賜所加則受小辭大任使所及則履險讓夷以忠材而親重有絳侯之遇也以簡質而倚愛有吳漢之信也所謂國之神將朝之蓋臣終慶於家未於福祚鍾石享於祖考帶礪傳於子孫宜哉嗣子盱等重族之盛隸業承家哀哀執喪痛結天壤萬家葬地能誠昔賢十里丘封亦非遺志獲承君命欽率朝經請謚嘉名謂之合禮銘曰

峩峩雍城積高氣靈氣主金行良將乃生琅琅司徒



雄略縱橫耽耽其視震震厥聲四方靜難二紀操兵  
初奮厥武車師戎府鐵馬蛇矛大黃白羽天山瀚海  
歎薄風雨驍騎三千披荆謁主從我撫軍擊胡滅虜  
迴戈涼野解敵歧下烈烈英風橫飛西土遂佩瓊璜  
分雄檠戟寵臨方鎮迺蔚迺赫洪稜遐振虜氣外折  
惠化滂流人心內結昆夷先零白旆至涇受筭宸辰  
朱旗撫征密陰前塞義渠故城丘巒陵谷遠近相屬  
漕漫傾合紆餘迴復野戰高秋金羈馳逐左揮右射  
虎捷神速番渠愕視百姓推伏國于扶風祚爾嘉庸  
位長庶寮鷹行三公王用蕃錫我有鼓鍾叔父昆弟  
光昭後昆

唐贈范陽大都督忠烈公李公神道碑銘序

楊炎

秦霸也張祿去魏漢興也淮陰離楚龍鳴風雨之會  
蛇變泥蟠之中逶迤感通精氣相合斯冥契也豈人  
力也皇唐贈司空范陽大都督李公諱楷其本出於  
隴西八代祖節後魏鴈門太守燕齊之亂族沒鮮卑  
東遷號良將之家北部實大人之種其生渤海其居



戴斗海塞迴抱興公之氣天星下直爲國之祥英氣  
混茫熊據龍驤望其形得山河之狀覩其銳具金鼓  
之威神明爲徒義勇爲噐又視中以驍騎歲入于遼  
西臨太原南震燕趙雲火照于河上天兵宿于北門  
朝廷憂之有命招諭合以信誓際于天人話言感寤  
撫劒歎息是歲以控弦之士七百騎垂橐入塞解甲  
來朝以其本枝復賜李氏授玉鈴衛將軍左奉宸內  
供奉圖形雲閣之中置酒蓬萊之上君臣相賀羽衛  
生光君子曰井谷不可以游龜龍蟻垤不可以載松  
栢漢於是始靖虜於是始憂是後殪靺鞨于鴨綠之

野覆株胡于榆關之外北出障塞懷其王庭南救河  
源復其死地石壑之役以一旅定三軍冷陪之師以  
虜聲破精勁東封之歲外將天軍河湟未寧西護監  
牧雲麾鐵騎山動地踴右據清海北登狼山水泮則  
會師風高則出塞皇威振于四海王化敷於無外故  
得大命三錫天馬輅駝定國難者兩朝拖侯服者四  
紀會兵車者百勝出帳下者千人國有事未嘗不勤  
勞無私可謂知禮於戲天道曖昧胡星未殞以營平  
之年不終大用以伏波之病再出窮荒天寶元年五  
月二十日自河源薨于懷遠縣之師次春秋六十七



贈營府都督明年詔葬于富平縣壇山原維公智之大寶神之異門心和體剛慮遠精徹思乎耳目之外行乎變化之中震呼戎獯嘯吒風雲貔虎之悍以禮成百萬之強以謀勝故鮮卑因之以疲中國天后取之以空大漠於中宗開朔方之地四百里於睿宗食佐命之邑三千戶於玄宗則主禁衛吞諸戎東西南北動罔不剋禦戎安邊凡十命焉祚于後也元子太尉中書令東都河南江淮等道副元帥臨海郡王光弼少子太保御史大夫渭北鄜坊等州節度使武威郡王光進負河圖以列四星遇英主而當二傑肅宗

之功復區宇更爲栢文今上之道訓華夷並爲召畢乾元中天子以公炳德丕赫積仁流慶大福再成沒而不朽乃命太常追考功績謚曰忠烈贈司空范陽大都督夫人贈號韓國夫人於是建廟堂命宗紀室有山龍之服樂有鍾石之和昭宣令圖是有銘篆銘曰

茫茫上象降精于比是生純臣其在異國矯矯府君蔚其英靈蛇蟠斗極鵬化南溟來于本邦會此天庭風驅虎旅晝食狼星綿綿塞草天隔華夏北距陰山野無胡馬殊勲大績玉劒玄社天摧武庫海折崑崙



在昔遺慶惟魯臧孫曰聖在天勤于至道旣命太尉  
又崇太保一門四龍二作元老赫赫元老氣含清真  
白髮重冠高堂有親帝命韓國祚于夫人亦詔薊丘  
下寵明神彼丘之榛此石之磷悠悠令德萬古清塵

隴右節度大使贈涼州都督郭公神道碑銘

并序

張說

四序平分清秋之氣勁五方異俗崆峒之人武故隴  
上多豪山西出將其有雲龍感召星象特生金鼓登  
壇隱如敵國麾幢指塞自比長城得之於太原公矣  
公諱知運字逢時其先太原著姓今則晉昌人也本

乎文王之弟是爲虢叔虢或云郭因而氏焉自燕昭  
尊隗以築官漢祖封亭以列國其侯于陽曲宅彼太  
原舊矣亭之玄孫友從太原徙隴西昭帝分隴西置  
西平郭氏又爲郡之右族友之昆孫武威太守憲憲  
之猶子散騎常侍芝俱有名跡見於魏晉則晉昌諸  
宗散騎之後也爾乃一門連譽時人號曰三儒四海  
齊名天下謂之八凱光祿派分於馮翊廷尉世茂於  
潁川孝則天錫金忠則帝章冕服仁則猛獸不害  
信則童兒不欺豈直介休見有道之碑洛陽聞立德  
之傳而已曾祖欽瓜州大黃府統軍上柱國祖才朝



議郎瓜州常樂縣令上柱國父師朝散大夫上柱國  
贈伊州刺史積鹵之地戎馬生郊業戰鬪而弘勲仕  
州縣而爲達啓莫京之繇福不在於其身積無聲之  
善慶必流於後嗣公太白之精雷泉之靈膺家之禎  
爲國而生身長七尺力能扛鼎援臂虎口虬鬚鸚麟  
射穿七扎劔敵萬人子卿路逢遙識將軍之相唐舉  
一見足辨封侯之骨解褐以善戰授昭武校尉秦州  
三度府左果毅以敗狄北庭加游擊將軍沙州龍勒  
府折衝兼右金吾即將幹海軍副使以軍界破虜即  
授其州刺史進當軍經略使朝廷以未愜前除且有

後命遷本位中郎將仍舊爲州軍使默啜之寇北庭  
也公奔命解圍軍聲大震加雲麾將軍右武衛將軍  
封介休縣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開元二年吐蕃入隴  
右掠堦牧公兵以奇勝寇不復蹤積甲山齊而有餘  
收馬谷量而未盡歸功廟筭朝議多之拜羽林將軍  
持節隴右諸州節度大使兼鄯州都督河源軍使鎮  
西陲信國之藩屏坐北落亦王之瓜牙故入奉期門  
而出寄分閫於是料敵無備間其師老潛軍一舉大  
俘九曲鎖甲文劔襲馬犖牛旣獻戎捷遂頒朝賜乃  
兼鴻臚卿攝御史中丞封太原郡開國公加前食邑



府中郎將假紫服金章河西節度副大使英奇朝散大夫前尚輦奉御英協游擊將軍前京兆府勵行府右果毅都尉英彥朝議郎前左衛胄曹參軍等咸善居喪而過哀或從王事而奪禮則知子賢父辛繼位將軍祭彤弟兄望參師律去本不戀達也而新是謀權也嘉此武功創其宅兆以十年七月葬我太原公夫人燉煌索氏祔焉禮也皇上念功以惜逝厚終以遇存有詔詞人爲其碑誌介士送葬即封征虜之墳單于入朝當祭度遼之墓銘曰

洸洸將軍雄略冠羣平西征北震戎懾德亭障卧鼓屯田饋軍仗此白刃致彼青雲郭侯宴喜旣多受祉玄牡黻衣清廟蠲祀鼎食金奏炮鼈膾鯉旣來不庭有嚴天子流沙博望羽林飛騎河曲迴兵臨洮舊址手握金節魂沈玉帳千里送喪三軍悽愴詔葬禮崇恩碑義豐生爲神將死爲鬼雄身世一滅榮華萬空祁連之墓長旌武功

唐故邠寧慶等州節度觀察處置使朝散大夫檢校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贈右僕射史公神道碑 劉禹錫

僕射名孝章字得仁本北方之強世雄朔野其後因



三千戶執憲總軍典屬乘障增爵益邑遇厚恩深俄而六州羣胡相率大叛命公統隴右之騎濟河曲之師鋒鏑爭先玉石俱碎拜左武衛大將軍授一子官金銀噐百事雜絲千段班師臨洮邁茲虐疾嗟呼凶奴未滅宿志不申生也有涯死而猶視開元九年十月二十二日薨於軍舍春秋五十有五蕃夷邊鎮血面摧心悲慘風雲號慟山谷豈非良將視人如子人亦視猶父乎皇帝憫焉詔贈涼州都督米粟五百石錦帛五百段命都水使者張景佚備物護葬遵朝典也惟公氣猛而性和量寬而精銳沈謀可以掩著蔡

雄斷可以奪鬼神故常糴粕韜鈴芻狗風角然其樹恩結信立威用武烜赫如風濤震盪如雷雨戰必克攻必取每有奏謁帝特稱歎孝文之得魏尚虜不足憂太祖之見郭嘉知成吾事前後錫錦衣寶帶文馬素女爛其盈門長鳴在殿感知已之主陳必死之力皇情西顧則九羗豐鼓詔書比伐則六狄焚旗上成聖君之玄鑒下效武臣之素節其竟也如此夫爲人子立廟致敬祖考來格不亦孝乎爲人臣恢疆禦侮以勞定國不亦忠乎若然者歸義方於先人揚令名於後代可也嗣子英傑起復定遠將軍左領軍衛翊



府中郎將假紫服金章河西節度副大使英奇朝散大夫前尚輦奉御英協游擊將軍前京兆府勵行府右果毅都尉英彥朝議郎前左衛胄曹參軍等咸善居喪而過哀或從王事而奪禮則知子賢父辛繼位將軍奈彤弟兄望參師律去本不戀達也而新是謀權也嘉此武功創其宅兆以十年七月葬我太原公夫人燉煌索氏祔焉禮也皇上念功以惜逝厚終以遇存有詔詞人爲其碑誌介士送葬即封征虜之墳單于入朝當奈度遼之墓銘曰

洸洸將軍雄略冠羣平西征北震戎懾德亭障卧鼓屯田饋軍仗此白刃致彼青雲郭侯宴喜旣多受祉玄牡黻衣清廟蠲祀鼎食金奏炮鼈膾鯉旣來不庭有嚴天子流沙博望羽林飛騎河曲迴兵臨洮舊陞手握金節魂沈玉帳千里送喪三軍悽愴詔葬禮崇恩碑義豐生爲神將死爲鬼雄身世一滅榮華萬空祁連之墓長旌武功

唐故邠寧慶等州節度觀察處置使朝散大夫檢校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贈右僕射史公神道碑 劉禹錫

僕射名孝章字得仁本北方之強世雄朔野其後因



仕中國遂爲靈武建康人曾祖道德贈右散騎常侍封懷澤郡王祖周洛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常卿兼御史中丞比海郡王贈太子太保考憲誠早以武勇絕人積功至魏博節度使終于河中晉絳慈隰等州節度觀察使檢校司徒兼侍中河中尹贈太保其薨也大臣中書令晉國公裴氏爲之碑其名益顯公即侍中之元子母曰異國夫人李氏幼而聰寤父母賢而加愛焉及長好學遷善秀出儕輩鄴下諸兒號爲書生元和中大尉愬爲魏帥下令掄材出轅門取大將家翹秀者爲子弟軍列于諸校之上公獨昌言願

效文職太尉深奇之遂假魏州大都督府參軍長慶二年常山衆叛害其帥泚國公田司徒于帳下沂公發迹于魏人猶懷之詔命其子布以尚書授鉞統魏兵問罪于北疆且報家禍布旣啓行士氣不振渙然內潰獨與冗從之旅偃旗而歸百憤攻中卒自引決先侍中時爲中軍都知兵馬使兼御史中丞全師在野闕然推戴之請爲假侯以鎮定中貴人飛駒上聞穆宗夜召翰林學士草詔書以真侯命之實有魏土從衆而合權也是歲公自攝官轉本府士曹參軍兼監察御史賜朱衣銀印推恩以及子也一日跪于父



母前進苦言曰臣竊惟大河之北地雄兵精而天下賢士心侮之曰河朔間視猶夷狄何也盖有土者多乘兵機際會非以義取今臣家父侯母封化爲貴門君恩至矣非折節礪行彰信于朝廷無以弭識者之譏寤明君之意節著於外福延於家乘時蹈機不可旋踵言訖泣下數行父俞母贊天性交感三心旣叶萬衆潛化天子聞而嘉之曰彼真有子乃授檢校太子左諭德兼侍御史充節度副使累遷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賜金印紫綬貳軍之政事如命卿弛張損益所以參決潛革故態人知嚮方大和二年滄景

節度使李全略卒其子同捷竊據故地詔下以文告弗革遂用大刑先侍中表請率先諸侯使元子以督戰制曰可公承君父之命乃捐其軀一舉而下平原壓滄壘由是加工部尚書及王師凱旋上表願一識承明廬詔允遂赴闕下得覲便殿上曰嚮吾始征滄州議者皆曰彼魏之姻也慮陰爲寇謀吾發使數輩以偵之其還也僉曰爾父瀝款于賓筵爾母抗詞于簾下願絕姻以立效其經始啓發出于爾心今滄海砥平策勲之日宜貴爾二族命爾父爲侍中遷鎮于近地加爾禮部尚書析相衛澶三州爲鎮以居之俾



唐文粹 卷五十七  
爾一門大榮以誇天下公拜稽首謝父遷讓已爵禮  
無違者翌日詔見于明庭人咸曰史氏之寵光古無  
有也牙旗碧幢方指東道侍中以帳下生變聞泰極  
而否當歌而哭迎柩于路仰天長號因葬于洛陽之  
邙山異國夫人祔焉寢苦枕塊以所仇同天爲大酷  
未幾詔舉金華之義起爲右金吾將軍累表陳乞有  
司以違命督之輿疾即路間歲擢授鄜坊丹延等州  
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居四年遷鎮于滑一歲入爲右  
領軍衛大將軍旋改右金吾大將軍又授鉞于邠土  
孟秋至治所首冬遘疾拜章入覲不克展和鸞輦革

之儀薨于靖恭里之私第享齡三十九當開成二年  
十月二十日上聞而悼之不視朝一日贈尚書右僕  
射明年二月歸葬于洛都夫人瑯琊王氏祔焉繼室  
深澤縣君博陵崔氏有一子曰渙生七年而孤僕射  
之喪自復魄至葬當門戶備祭祀建碑表皆縣君之  
能且命其家老具事功來請發不恤家而憂幼嗣不  
知其先人之官業乞辭以傳于後也君子以爲知禮  
謹書之銘曰

斗極之下崆峒播氣終于侍中孔武且貴奉上致命  
宜昌後嗣僕射承之良弓不墜耳煩鉦鼓心悅文字



虎穴之中生此騏驎大和紀元滄景不度子弄父兵  
跳踉海隅有隣陰交蝟起鷄連詔下薄伐方隅騷然  
時惟侍中實統魏師蓄銳未發衆心危疑僕射爲子  
陳謀盡詞與言涕零有感尊慈絕姻效節精貫神祇  
滄波底寧王命褒之乃遷元侯來鎮近畿乃祚元子  
別建旌麾一門四節輝耀當時倏忽變生魏郊紛披  
喬木雖大盲風不知干雲之臺烈缺焚之哀哀孝嗣  
丁此大酷迎護幃幃葬于東洛訴天觸地血染縗服  
禮有金革詔書敦促不遂枕戈驟膺推轂雖陰白馬  
暨于邠谷雖榮三鎮不荷百祿綺紈之間珪組纒纒  
如彼晨葩日中而萎有妻名家有子稚齒行號執禮  
歸室蒿里洛水之陽修印之趾尊卑穆敬幽顯同理  
舊松新栢亦象橋梓刻石紀功垂于萬祀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五十七終





唐文粹  
卷五十七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五十八

宋吳興姚 鉉纂  
明建武鄧 漢校

碑十總七首

庶官四

唐刑部尚書致仕白居易神道碑 李商隱

唐吏部侍郎奚陟神道碑 劉禹錫

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白新墓碑 范傳正

唐吏部郎中高都公楊仲宣碑 席豫

牧守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唐常州刺史獨孤及神道碑 崔祐甫

唐饒州刺史吳丹神道碑 白居易

唐和州刺史張擇神道碑

唐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白公

墓碑銘 并序 李商隱

公以致仕刑部尚書年七十五會昌六年八月薨東都贈右僕射十一月遂葬龍門子景受大中三年自潁陽尉典治集賢御書侍大夫弘農郃君楊氏來京師胖胖兢兢奉公之遺畏不克既乃件石功世以命其客取文刻碑文曰

公字樂天諱居易前進士避祖諱選書判拔萃注秘省校書元年對憲宗詔策語切不得為諫官補盤屋尉明年試進士取故蕭遂州澣為第一事畢帖集賢校理月中詔由右銀臺門入翰林院試文五篇明日以所試制加段佑兵部尚書領涇州遂為學士右拾遺滿將擬官請掾京兆以助供養授戶曹時上愛兵襄陽荊州入疏獻物在約束外公密詆二帥且曰非善良後雖與宰相不戢 入聲 禍其後禮官竟以多殺不辜謚于頔為厲李師古襲父事逆務作項領以謾儕曹上錢六百萬贖文貞故第以與魏氏公文言文貞



第正堂用太宗殿材魏氏歲臘鋪席祭其先人今雖窮後當有賢即朝廷覆一瓦魏氏有分彼安肯入賊所贖第邪上由是賜錢直券以居其孫在職三年每讌見多播笏留上輦是否意詔湔剔扶摩望及少年見天下無一事五年會憂掩坎廬墓七年以左贊善大夫著吉武相御盜殊絕賊棄刀天街日比午長安中盡知公以次紙爲疏言元衡死狀不得報即貶江州移忠州刺史穆宗用爲司門員外四月知制誥加秩主客真守中書舍人敘緋受旨起田孝公代恒陽孝公行贈錢五百萬拒不內燕趙相殺不已公文上

疏列言河朔畔岸復不報又貶杭州旣至築提扞江分殺水孔道用肥見田發故鄴侯泌五井淳儲其清以變飲食循錢塘上下民迎濤祠神伴侶歌舞徒右庶子出蘇州授祕書監換服色遷刑部侍郎乞官分司得太子賓容除河南尹復爲舊官進階開國九年除同州不上改太子少傅申百日假又二歲得所薨官白氏由楚入秦秦自不直社郵事封子仲太原以其後祖某輩縣令考李庚襄州別駕贈太保一女妻譚氏始公生七月能展書指之無二字橫縱不誤旣長與弟行簡俱有名故李刑部建庾左丞敬休友



最善居家以戶小飲薄酒朔望晦輒不肉食携鄧同  
 韋楚白服遊人間姓名過海流入鷄林日南有文字  
 國為中書舍人三日如建中詔書上鄭公覃自代後  
 為相稱質直文宗時文貞公果有孫起使下數歲至  
 諫議大夫賢可任為今上御史中丞他日景受嘗跪  
 曰大人居翰林六同列五且為相獨白氏亡有公笑  
 曰汝少以待其曾祖弟今右僕射平章事敏中果相  
 天子復憲宗所欲得開七關絕城守四州以集巨伐  
 仲冬南至備宰相儀物擊跪齋栗給事寡嫂永寧里  
 中有兄弟家指嚮徙慕以信公知人集七十五卷元

相為序系曰

公之世先用談說聞肅代代優布蹤河南陰德未校  
 公有第昆本跋不搖乃果敷舒匪骼匪臚噫及其  
 醇腴于鄉洎邦取用不窮天子見之層陛玉堂徵徵  
 其中上汰唐禹帝為輦留續緒襞縷歲終當遷戶曹  
 是取擘白其華矚不痕緇上用從棄遣至道天子疇  
 誰與伍率中道上納筆懾麾綽三郡理既去刑部倏  
 東其居大尹河南翦其暴適君有三輔臣有田畝臣  
 衰君強謝不堪守翊翊伸伸君子之文不僭不怒惟  
 君子武君子既貞兩有其矩孰未厥家曾祖之弟坤



柄巽繩以就大計匪哲則知亦有教詔益褒其收摠  
莠而導刻詩於碑以報百世公老於東遂葬其地

傷子辭

弘農楊氏

予有令子儉衣削食以紀先功志刊貞石彼蒼不遺  
俾善莫隆今子建立痛寃無窮

唐尚書吏部侍郎贈司空奚公神道碑銘序

劉禹錫

嗚呼有唐清臣尚書吏部侍郎奚公貞元十五年十  
月甲子薨于位詔贈禮部尚書太常考行謚曰某是  
歲臈月丁酉葬于萬安縣之某原後三十有四年子

爲諸侯爲大夫門戶有煒於是門下生琢石紀德揭  
于新阡云公諱陟字殷衡其先在夏爲車正以功封  
于薛下古以降爲譙郡人或因仕適楚復之秦今爲  
京兆人隋唐之際再世以明經爲博士家有賜書曾  
祖簡亦以文學爲太子司議郎大父乾繹仕至光州  
刺史烈考諱某有道而尚晦終徐州司功叅軍贈和  
州刺史由子貴也天以大運生萬物而以正氣鍾賢  
人至和來宅其德乃具公實有焉幼而擢陵苕之秀  
長而成清廟之器羣倫月旦咸以第一及從鄉賦洎  
昇名太常果居上第明年詔郡國徵賢良設四科以



盡材公居文詞清麗之目授弘文館校書郎時德宗  
新即位聲烜虜庭西戎畏威底貢內附詔諫議大夫  
崔河圖持節即虜帳以報之使臣欲盛其賓寮以自  
大遂嘿表公爲介授大理評事除書到門公方爲人  
子不敢許以遠稱病弗果行歸寧壽春養志盡敬丞  
相楊炎勇于用才擢公爲左拾遺奉安輿而西未幾  
再集荼藜居從後喪將闋是歲建中四年京師急變  
黃屋順動狩于巴梁公徒行間道以歸王所旣中月  
而詔授起居郎充翰林學士創鉅愈遲病不拜職敗  
太子司議郎從大駕迴入尚書爲司金元士且叅權

筦之務有頃持愍冊宣恩于蘇門將行錫銀朱于青  
蒲上復命稱旨轉吏部員外郎是曹在南官爲眉目  
在選士爲司命公執直筆閱簿書紛拏盤錯一瞬而  
剖時文昌缺左右丞都曹差重遂轉左司郎中尋遷  
中書舍人執事者繫公識精以斟酌大政非獨用文  
飾也會江淮間民被水禍上愍焉特命公宣撫之許  
以便宜及物赤直所至如東風變枯條其利疾復奏  
咸可轉刑部侍郎時主計臣延齡以險刻貴倖而與  
京兆尹相惡以危事中之坐譴已又逮繫其吏峻繩  
之事下司寇主奏議者欲文致而甘心焉公侃然持



平挫彼嶽嶽君子聞之善其知道不私刑曹既清以  
餘刃兼領選事居一年授權知吏部侍郎又一年即  
真是秩言能審官者本朝有裴馬盧李四君子物論  
以公媿焉時得疾發癰有國醫方直禁中上促遣如  
弟且飭之曰某賢臣也悉術以治之及有司以不起  
聞震悼加等娶瑯琊王氏石泉公之曾孫友壻皆一  
時彥士長子某蚤不祿第二子敬則歷太僕少卿今  
爲濮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賜金紫以連最就加貴秩  
俾視九卿第三子敬玄以詞藝似續登文科歷左補  
闕今爲尚書刑部郎中第四子良舉進士最小子咸  
砥礪纂修宜爲名公家子其邁德垂裕之光乎公少  
以名器自任及顯達急於推賢視其所舉則在西省  
薦權丞相由右掖掌訓辭在中銓表揚僕射由地曹  
綜吏部二公後爲天下偉人凡執文章權衡以揣量  
多士一入中禁考策詞二在天官第章句披沙剖璞  
由我而顯者落落然居多推是風鑿移于大冶則鎔  
範之內無非祥金嗟乎天不遐其福而孤民望使由  
庚之什不作於貞元中惜也初公旣終詔贈大宗伯  
後以第三子在即位被滯澤再追襲至司空故昔之  
葬儀用常伯而今之碑用三公云銘曰



仁麟智龍爲瑞一辰未若君子瑞于人倫惟唐德宗道類漢宣督責繩下風稜言言公丁斯時籍在雋賢從難表節執羈而還帝曰汝器黃流瑟瑟然可爲大僚左右化源乃飾王度乃馳轡軒旣執刑柄亦操吏權陽和熙熙貯在顏間守法持正疑如秋山火不侵玉倖臣畏伏鳳鳴祥煙梟噪低跽帝方倚用天不假年公寐無寤其名愈遠門人達者赤舄玄衮公居甚卑其德愈尊兩子朝服駢驅朱輪佳城何在胄貴之甲螭首龜趺德輝是紀嗚呼後人下拜于此

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銘

并序

范傳正

騏驥筋力成意在萬里外歷塊一蹶斃於空谷唯餘駿骨價重千金大鵬羽翼張勢欲摩穹昊天風不來海波不起塌翅別島空留大名人亦有之故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之謂矣公名白字太白其先隴西成紀人絕嗣之家難求譜牒公之孫女搜於箱篋中得公之亡子伯禽手疏十數行紙壞字缺不能詳備約而計之涼武昭王九代孫也隋末多難一房被竄于碎葉流離散落隱易姓名故自國朝已來編於屬籍神龍初潛還廣漢因僞爲郡人父客以逋其邑遂以



客爲名高卧雲林不求祿仕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  
枝以復姓先夫人夢長慶而告祥名之與字咸所取  
象受五行之剛氣叔夜心高挺三蜀之雄才相如文  
逸瓌竒宏廓拔俗無類少以俠自任而門多長者車  
常欲一鳴驚人一飛冲天彼漸陸遷喬皆不能也由  
是慷慨自負不拘常調器度弘大聲聞于天天寶初  
召見於金鑾殿玄宗明皇帝降輦步迎如見園綺論  
當世務草苔蕃書辯如懸河筆不停綴玄宗嘉之以  
寶牀方丈賜食於前御手和羹德音褒美褐衣恩遇  
前無比儔遂直翰林專掌密命將處司言之任多陪

侍從之遊他日泛白蓮池公不在宴皇歡旣洽召公  
作序時公已被酒於翰苑中仍命高將軍扶以登舟  
優寵如是旣而上疏請還舊山玄宗甚愛其才或慮  
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温室樹恐掇後患惜而遂  
之公以爲千鈞之弩一發不中則當摧撞折牙而求  
息機用安能微碌碌者蘇而復上哉脫屣軒冕釋羈  
韁鑣因肆情性大放宇宙間飲酒非嗜其酣樂取其  
昏以當作詩非事於文律取其吟以適好神仙非慕  
其輕舉將不可求之事求之欲耗壯心遺餘年也在  
長安時秘書監賀知章號公爲謫仙人吟公烏棲曲



云此詩可以哭鬼神矣時人又以公及賀監汝陽王  
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爲酒中八仙朝列賦謫仙謔  
百餘首俄屬戎馬生郊遠身海上往來於斗牛之分  
優游沒身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勝境終年不移  
時長江遠山一泉一石無往而不自得也晚歲渡牛  
渚磯至姑熟悅謝家青山有終焉之志盤桓利居竟  
卒於此其生也聖朝之高士其往也當塗之旅人代  
宗之初搜羅俊逸拜公左拾遺制下於彤庭禮降於  
玄壤生不及祿歿而稱官嗚呼命歟傳正生唐代甲  
子相懸常於先大夫文字中見與公有潯陽夜宴詩

則知與公有通家之舊早於人間得公遺篇送公  
詠在口無何叨蒙恩獎廉問宣池按圖得公之墳墓  
在當塗邑因令禁樵採備灑掃訪公之子孫欲申慰  
薦凡三四年乃獲孫女二人一爲陳雲之室一乃劉  
勸之妻皆編戶疇也因召至郡庭相見與語衣服村  
落形容朴野而進退閑都應對詳諦且祖德如在儒  
風宛然問其所以則曰父伯禽以貞元八年不祿而  
卒有兄一人出遊一十二年不知所在父存無官父  
歿爲民有兄不相保爲天下之窮人無柰以自蠶非  
不知機杼無田以自力非不知稼穡况婦人不任布



裙襦食何所仰給儷于農夫救死而已久不敢聞于縣官懼辱祖考鄉閭逼迫忍恥來告言訖淚下余亦對之泫然因云先祖志在青山遺言宅兆頃屬多故殯於龍山東麓地近而非本意墳高三尺日益摧圯力且不及知如之何聞之憫然將遂其請因當塗令諸葛縱會計在州得諭其事縱亦好事者學爲歌詩樂聞其語便道還縣躬相地形卜新宅于青山之陽以元和十二年正月二十二日遷神于此遂公之志也西去舊墳六里南抵驛路三百步比倚謝公山即青山也天寶十二載勅改名焉因告二女將改適於

士族皆曰夫妻之道命也亦分也在孤窮旣失身於下俚仗威力乃求援於他門生縱偷安死何面目見大父於地下欲敗其類所不忍聞余亦嘉之不奪其志復并稅免徭役而已今士大夫之葬必誌於墓有勲庸道德之家兼樹碑于道余才術貧虛不能兩致令作新墓銘輒刊二石一寘于泉扃一表于通路亦峴首漢川之義也庶芳聲之不泯焉文集二十卷或得之於時之文士或得之於宗族編緝斷簡以行于代銘曰

嵩嶽降神是生輔臣蓬萊謫真斯爲逸人晉有七賢



唐稱八仙應彼星象唯公一焉晦以麴蘖暢於文篇  
萬象奔走乎筆端萬慮泯滅乎罇前卧必酒甕行惟  
酒船吟風詠月席地幕天但貴乎適其所適不知夫  
所以然而然至今尚疑其醉在千日寧審乎壽終百  
年謝家山兮李公墓異代詩流同此路舊墳卑庠風  
雨侵新宅爽塏松栢林故鄉萬里且無嗣二女從民  
求於此猗歟琢石爲二碑一藏幽隧一臨歧岸深谷  
高變化時一存一毀名不虧

唐故朝請大夫吏部郎中上柱國高都公楊

府君碑銘

并序

席豫

夫靈鎮三峰倚京師而西峙滎河一曲抱華陰而東  
注故川嶽氣交雲雨時出感降才傑紛綸元勳冠世  
爲強家宅茲沃土者其惟弘農楊氏焉曰我伯胤厥  
自唐叔關中相府乘朱輪者十人洛下儒門登袞職  
者四代慶靈不隕以生我高都公公諱仲宣字蔓後  
漢太尉震之二十代孫也自高祖至于大父並名播  
海內迹存朝端舊史前碑其詳之矣烈考皇朝刑部  
尚書魏國忠公元琰屬姦臣擅命明辟應期功濟中  
興安劉氏者周勃禮優歸老論叔向者祁奚出處全  
身忠貞盡節公即尚書府君之第三子也粵在幼齡



夙有至性事魏公莒國夫人以孝聞宗族推稱州閭籍甚清真邁俗秀楚不羣氣和可親色厲難犯言必合禮動不違仁集七略之書名高漢閣作三都之賦價重洛城未弱冠以通經爲修文生授右千牛光朝選也秩滿補太廟丞以親累出爲蘄州司戶叅軍屬先尚書辭滿告歸公罷官就養潁曲別業地連嵩高丘中有華孝子絜白之興川上有水漁父滄浪之歌溫清獲申隱淪兼遂橫爲酷吏王勗所詆陷貶授雋州臺登縣尉劔南節度使益府長史韋抗奏公爲管記飛書之急倚馬立成尋有詔停官歸侍俄丁尚書

府君憂鞠凶而降哀毀骨立殆不勝喪取全於禮服闋從常調吏部侍郎魏奉古早以文伯期於主佐乃授河南府河陽縣尉尋應藻思清華舉今上親試對策甲科除蒲州司法叅軍丁莒國夫人憂杖而後起公居魏公之喪也服闋不仕爲叔父理所敦逼不獲已而應命其年糊名考判公居上等乃擢拜監察御史獬豸之角初見觸邪鷄棲之車還聞嫉惡坐剛直出爲汾州孝義縣令前宰無良下氓失業稼穡之地半爲荒疇桑榆之人多在逋數公曉喻歸本流亡盡復旣富而教厥土有年故得雉馴郊田鸞降庭樹刺



史蕭恕乃圖書其像郵傳以聞天恩疇庸壘書褒美  
乃除華州下邽縣令辭疾罷職求歸養閑無何除河  
南鞏縣令所歷爲政有逾於前尋遷禮部員外郎歷  
左司員外郎春官之屬以穌神人左轄之佐以正綱  
紀乃轉吏部員外郎九品之曹一臺之劇有簿書以  
旌淑慝擇刀筆以決否臧於是乎以公滅私秉心匪  
石剖疑析滯揮翰如流選部以清繁公是賴尋遷本  
司郎中乃統胥徒是稱小選峻以風檢請託不行絕  
其關梁僥倖自息若乃見理之速持事之堅雖有貴  
育之勇金張之勢曾無恐懼不可動撻不陟台階奄

先泉壤悲夫以元和二十九年七月五日構疾終于  
萬年未寧車之私第春秋四十有九以其年十月十  
七日歸葬于閩鄉牧馬原禮也惟公自家刑國曰仁  
與義厚利者常流之所重公以先人邑入盡分諸孤  
善交者衆人之所艱公以結下朋遊曾無凡客士有  
險詖比隣不通人或急艱傾家以濟素懷儉約雅好  
真如不服綺紈不食葷血雖粉闥有閔朱紱斯皇不  
易貴賤之心能全始終之節嗟乎譽高千載道屈一  
時漢之崔駰官終邑宰魏之管輅位止府丞天乎與  
才而人乎無命自古所歎豈獨高都而已府公所著



文集十卷盛行於代嗣子輪行太常寺奉禮郎次子  
轅轍麟輯等亦惟過庭之訓式遵卜宅之禮靈輻戒  
道哀挽及關靈掌東拓地惟鄉縣拱樹西靡心存帝  
京銘曰

河之靈華之精人之傑國之禎年不來位未亨閉泉  
路兮冥冥空歲陰兮崢嶸

唐故常州刺史獨孤公神道碑銘

并序

崔祐甫

昔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亂之意其論甚美達於  
國體雖古之伊呂未能遠過又稱董仲舒有王佐之

材雖伊呂亡以加管晏之屬殆不及也於戲二君以  
偉才當盛漢之崇而位止於下國二千石祐甫聞於  
先君僕射曰主恩非臣下之所圖天命豈生人之所  
制有唐碩量深識之士曰獨孤常州諱及字至之河  
南洛陽人皇朝左千牛元慶之曾孫蔡州長史思膝  
之孫殿中侍御史贈秘書監通理之第四子仕而遭  
時鵠立於朝建旟東夏二著嘉績嗚呼痛乎奄忽捐  
館其時也大曆十二年夏四月二十九日其地也常  
州之路寢其壽也五十二年中朝名公素見知者後  
進之士聞義嚮風者洎濠舒常三州之百姓莫不填



膺流皆不宴不相浹辰彌月厚而惜之者往往失聲  
出涕洟若公有子朗郁等未齟齬兄檢校水部員外  
郎兼侍御史汜方佐瀾河東帥聞喪來奔半旬而至  
惋毒之甚如不欲生旣受吏人賓客之弔乃忍死謀  
事以六月六日引使君之柩去常州歸洛陽其年歲  
次丁巳十月朔七日葬我使君于河南府壽安縣某  
原先秘監之塋以夫人博陵縣君崔氏祔焉禮也水  
部曰天之降災害于我家仲叔季盡矣吾將老矣吾  
弟常州之子未立今不刻石表墓則常州之令名何  
以傳於後乃託我故人敘而銘之常州貞元和以生

幼有成人之量秘監府君親授以孝經常州一覽成  
誦秘監問曰汝志於何句對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  
世是志也自是徧覽五經觀其大義不爲章句學成  
童丁秘監憂勺飲不入口者累日先夫人同郡長孫  
氏諭以不可滅性之義由是微進饘粥杖而後起免  
喪加於人一等鄉族稱其孝焉長孫夫人高行明識  
訓導甚至常州漸教成器卓然有立著延陵論君子  
謂其評議之精在古人右天寶末以洞曉玄經對策  
上第超拜華陰縣尉著古函谷關仙掌二銘格高理  
精當代詞人無不畏服俄屬中原兵亂避地于越丁



太夫人憂毀瘠過禮既外除江淮都統使戶部尚書李峘奏爲掌書記授左金吾衛兵曹參軍軍旅之事非其所好未幾返初服今上即位下詔收俊茂舉滯淹政之大者以公爲左拾遺凡所諫諍直而不訐婉而不撓屬彙訓詞不傳于外遷太常博士時新平大長公主之子裴防尚未清公主初以太子少傅裴遵慶爲昏主將行五禮公實相焉中使口宣詔旨易之大長主後夫姜慶初常州曰婚姻之禮王化之階以異姓之人主之不可甚矣某不奉詔中書令汾陽王時爲五禮使從焉又百官薨卒定謚之際綜覈名實

皆居其當嚴河南郢訓荅呂荊州諍謚議博而正當時韙之遷尚書禮部員外郎受詔考第吏部選人詞翰旌別淑慝朝野稱正上方大卹黎庶精選牧守以公爲濠州刺史平其徭賦恤其寃弱課績聞上加朝散大夫遷舒州刺史舒境瀕江傍山羣盜所聚或蟠結林藪或趨趙城寺公惠以柔之武以讜之釋孺服未盡爲良俗其他如在濠之政居一年爾書勞問就加尚書司封郎中錫以金章紫綬屬江南旱歉比境之人流庸甚衆公忠心以撫舒獨完安天子聞而休之擢拜常州刺史常州當全吳之中據名城沃土兵



興之後中華翦覆吳中州府此焉稱大故朝之選牧  
恒屬意焉公宣中和平易之教務振人毓德之體百  
姓蒙化遷善不知所以安而安吏不忍欺路不拾遺  
餘糧棲畝膏露降之公平生聞人之善必揄揚之氣  
盡與之不啻若身得之後進有才而業未就者教誨  
誘掖之惟日不足公之文章大抵以立憲誠世襲賢  
遏惡爲用故論議最長其或列于碣頌流于詠歌峻  
如嵩華盛如江河清如秋風過物邈不可逮公有集  
二十卷行于代若夫贊堯舜禹湯之命爲誥爲典爲  
謨爲訓人皆許之而不吾試論道之位宜而不陟前

是公之仲兄季弟伯姊二年之間繼歿執天倫之喪  
如荼如藜竟以無祿天何不仁然則賈與董名位不  
盡其才吾先君之歎主恩天命斯見矣其銘曰

常州之孝行爲大蒸蒸翼翼以敬以愛友于兄弟如  
捧如戴常州之義篤于友用之有常行之可久扶危  
拯溺爾身我手常州之才施于政撫柔三部以仁爲  
柄龔遂國嶠千古迭映常州之文究其本質取其正  
豔從其損在星之緯在衣之袞常州之年止中身去  
昭昭之盛世與萬鬼而爲鄰白馬江上青鳥洛濱鶴  
鳴在原嗟爾元昆縗衽霑血長號訴冤纂述遺美謂



余不諼我覲之子將二十年相投藥石胡疹不痊譬我於池子爲之泉譬我於桐子爲之弦榮不獨遂難不隻全如何淑明摧馥碎堅廡衣楚挽徘徊墓田望之不見赴之無緣狸首班如女手拳如天如天如泣涕漣如

故饒州刺史吳府君神道碑銘并序

白居易

汨市朝溺妻子非達也囚山林擯血屬非達也若有人與羣動處一代閒彼爲彼我爲我不自潔不自污不巢許不伊吕水其心雲其身浮沈消息無往而不

自得者其達人乎吾友吳君嘗從事於斯矣君諱丹字真存太子通事舍人覽之曾孫睦州司馬庶之孫太子宫門郎贈工部尚書詮之長子以進士第入官歷正字協律郎大理評事監察殿中侍御史太子舍人水部庫部員外郎都官駕部郎中諫議大夫大理少卿饒州刺史歷職義成軍節度判官浙西道節度判官潼關防禦判官鎮州宣慰副使匪函使階至中大夫勲至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君讀書數千卷著文數萬言寶歷元年六月某日薨于饒州官次某年十一月某日葬于常州晉陵縣仁和鄉北原從志也君



生四五歲弄泥沙時所作戲輒象道家法事八九歲  
弄筆硯時所出言輒類詩家篇章不自知其然蓋宿  
習儒玄之業明矣弱冠喜道書奉真籙每專氣入靖  
不粒食者累歲顛氣充而丹田澤飄然有出世心既  
壯在家爲長屬有三幼弟八稚姪嗷嗷慄慄不忍見  
其饑寒慨然有干祿意乃曰肥遯不可以立訓吾將  
業儒以馳名名競不可以怡神吾將體玄以育德東  
皜不可以安道吾將強學以徇祿祿位不可以多取  
吾將知足而守中繇是去江湖來京師求名得名求  
祿得祿身榮家給之外無長物無越思素琴在右黃  
庭在左澹乎自處與天和終始履仕塗二十七年享  
壽命八十二歲無室家累無子孫憂屈伸寵辱委順  
而已未嘗一日憾感其心顏以至于歸全反真故予  
所謂達人之徒歟信矣仲弟湖州長史某以予辱與  
其兄游旣爲同門生又爲同舍郎周知初終託爲碑  
記噫先生之道吾能引古以明之銘曰漢中大夫東  
方曼借夏侯湛高之作廟貌贊唐中大夫真存先生  
白樂天知之作神道銘嗚呼二大夫異代而同塗其  
皆達者乎

唐故通議大夫和州刺史吳郡張公神道碑



銘并序

張之爲著姓尚矣自漢太傅良侍中肱晉司空華丞相嘉以降勲賢軒冕歷代不乏肱避地渡江始居于吳故其子孫稱吳郡人嘉以孝悌聞于郡故其所居號孝張里嘉之曾孫裕在宋爲司徒即公五代祖也司徒之孫儔在隋爲吳郡都督即公會王父也台州臨海令諱鷗即公之大父也袁州司馬諱孝績即公皇考也或以人物著或以婚閥稱迄今爲江南右族公諱擇字無擇未冠丁袁州府君憂廬于墓晝號而夜泣者二年有靈芝醴泉出焉旣冠好學能屬文從

鄉賦登明經第旣第應制舉中精通經史科補弘文館校書郎調左金吾錄事換杭州錄事參軍在杭州前後詰僞制補吏者三十八人駁假年侍老者二十人舉而正之人伏其明會劉幽求來爲刺史舉課上聞詔授絳州錄事參軍絳之郡丞有主壻者怙寵侮法豪奪人利公數其罪露章奏之章下丞相姚元崇竒之致書褒美尋改太原府功曹參軍給事中張昶爲江淮安撫使表公正直奏署部從事吏部尚書陸象先爲河東按察使狀公清白奏授懷州獲嘉以不如柔不吐剛得罪繇是左遷鄂州司馬移深州司馬



轉號州長史時上方思理詔求二千石之良者時宰以公塞詔擢拜和州刺史公之在郡奉詔條卹人隱而已不知其他無何水潦害農公請蠲穀籍之損者什七八時李知柔爲本道採訪使素不快公之剛直密疏誣奏以附下爲名遂貶蘇州別駕老幼攀泣而遮道者數百人信宿方得去移曹州別駕歲餘謝病歸老于家天寶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終于東都利仁里私第其年二月十二日葬于河南府伊闕縣中李原享年八十二噫公生天地間八十有三年可謂壽矣其間當明皇馭天下四十有五年可謂時矣有

其才得其壽逢其時然職不過陪臣秩僅至郡守凡所貯畜鬱而不舒嗚呼其命也夫公之文學常爲賀知章賈彥璿許之公之諒直常爲李邕張庭珪稱之公之政事又爲劉姚張陸推之夫以八君子之力援之而不足以一知柔之力排之而有餘阨窮不振以至沒齒嗚呼其命也夫古人云道不虛行又云其後必有達者故公之子大理評事誠以節行聞于時公之孫戶部侍郎平叔以才以光于國報施之道信昭昭矣不在其身則在子孫相去幾何哉長慶二年某月某日平叔奉祖德揭而碑之居易據家狀序而銘



之其詞云

有木有木碩大而長破爲桷杙不作棟梁有驥有驥  
規行矩步辱在短轅不駕大輅嗚呼噫嘻公亦如之  
將時不我遇而我不遇時勿謂已矣天錫多祉旣賢  
其子以濟其美又才其孫以大其門苟無先德孰啓  
後昆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五十八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五十九

宋吳興姚 鉉纂  
明建武鄧 漢校

碑十一 總四首

紀功

三受降城碑 呂温 平淮碑 韓雲 平淮西碑 段文

幽州紀聖功碑 李德裕

三受降城碑銘 并序 呂温

夏后氏遏洪水驅龍蛇能禦大菑以活黔首周文王  
城朔方逐徐兪能捍大患以安中區若非高岸峻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重門擊柝雖有盛德曷觀成功然則持璿璣而弛張萬象昊穹之妙用扼勝勢以擒縱八極王者之宏圖道雖無外權則有備變化消息存乎其人三受降城皇唐之勝勢者也昔秦不量力比築長城右扼臨洮左馳碣石生人盡去不足乘障兩漢之後頽爲荒丘退居河許歷代莫進矯亡秦之弊則可矣盡中國之利則未然唐興因循未暇經啓有拂雲祠者在河之北地形雄坦控扼樞會虜伏其下以窺域中禱神觀兵然後入寇甲不及擐突如其來鯨一躍而吞舟虎數步而擇肉塞草落而邊畔懼河水堅而羽檄走爰

自受命至于中興國無寧歲景龍二年默啜強暴瀆鄰構怨掃境西伐漢南空虛朔方大總管韓國公張仁愿躡機而謀請築三城奪據其地跨大河以北嚮制胡馬之南牧中宗詔許橫議不撓時唐休璟建議非之於是留及瓜之戍斬姦命之卒六旬雷動三城岳立以拂雲祠爲中城東西相去各四百里過朝那而北闢斥候迭望幾二千所損費億計減兵萬人分形以據同力而守東極于海西窮于天納陰山於寸眸拳大漠於一掌驚塵飛而烽火耀孤鴈起而刁斗鳴涉河而南門用晏閉韓公猶以爲未也方將建大旆提金鼓



馳神竿鞠虎旅看旄頭明滅與太白進退小則貢琛  
費受厥角定保塞一隅之安大則倒狼居碣瀚海空  
苦塞萬里之野大略方運元勳不集天其未使我唐  
無比顧之憂乎厥後賢愚迭任工拙異勢剛者黷武  
柔者敗律城隳險固寇得凌軼或驅馬飲河而去或  
控弦睥壘而旋吾知韓公不瞑目於地下矣今天子  
誕敷文德茂育羣生戢共和親七狄右衽然而軍志  
有受降如敵大易有安不忘危崇墉言言其可施柝  
亦宜鎮以元老授之廟勝劇述舊職而恢遺功外勤  
撫綏內謹經略使其來不敢仰視去不敢反顧永誓

猛氣無生禍心從威馴恩禽息荒外安固萬代行何  
加焉敢勒銘城隅庶復隍而光烈不昧銘曰

韓侯受命志在朔易北方之強制以全策亘漢橫塞  
揭茲雄壁如三關龍躍出大澤金分襟帶各閉風雷  
俯視陰山仰看昭回一夫登陴萬里洞開日晏秋盡  
織塵不來時惟韓侯方運神妙觀釁則動乃誅乃弔  
廓乎窮荒盡日所照天平未贊不策清廟我聖耀德  
罷扃比門優而柔之用息元元曷若兒守推亡固存  
于襄于夷末裕後昆

平淮碑并序

韓雲卿



惟唐上元辛丑歲叛臣劉展竊地弄兵悖撓天常肆  
虐黎人淮泗而南施于閩越人殘令絕職貢不修先  
皇帝命我特進試鴻臚卿兼御史中丞田神功統盧  
龍勁卒控弦引鏑萬有餘騎涉淮浮江梟懸魁逆布  
宣德澤返旆河南吳楚之人父子相歡戚屬相賀土  
壤耕闢年穀豐登舳舻若飛歲月相屬朝廷甄收顯  
寵薦及出領方面入秉端揆錫圭分社有土爲王牧  
守遠近者耄農桑工賈飲惠懷德皆願銘石江滸播  
垂休烈其辭曰

昔在上元中夏猶虞姦兇矯攘鯨毒楚吳帝命信都  
偏師萬人鐵騎騰凌風行雲奔頓旗偃節敦諭威德  
克慝不悛搖蕞恃毒相相信都奮髯提戈援桴軍門  
氣凌山河地祇號風江靈鼓波上殞髦頭下除巴蛇  
通地之經導天之和人胥已安積十餘年田野豐穰  
轉漕如川伊昔有周召虎方叔降及嬴秦翦起繼躅  
履險成功孰與爲足天子是咨南人是懷享國異都  
銘功海門陵谷可遷碩德長存

平淮西碑

段文昌

夫五兵之設本以助文德而成教化故聖人不專任  
之其有桀鰲暴邪干紀作孽道德不服則兵以威之



文告不論則兵以靜之在禁暴除害而已自黃帝堯舜不能無誅至湯武受命武功滯盛其本之以仁義行之以弔伐惟帝與王率由茲道於戲創業之君勞而後定守文之主安而忘戰故三代之衰功在五伯未有中葉之後再安生靈前古所無歸于聖代我唐運之興也高祖太宗以仁義之兵除暴隋之亂戎功祖武百代丕承玄宗嘗亦內翦姦邪外清夷狄所以繼文之代協帝之明旣而禍起於微亂生於理由是覽髒之衆結固於兩河斤斧不用縣歷于五紀肅宗親翦大憝且務生育德宗順宗觀于天象察于人事

以理運未至沴氣猶凝運啓昇平以俟後聖惟我后握樞出震端宸向明考土玄之心思祖宗之意掃滌區宇光啓帝圖不以萬乘爲尊四海爲富遵大禹櫛風之志有光武乙夜之勤以爲景擒七國而漢氏安成翦三監而周化洽焉有患難未去而德教可興日者惠琳恃近狄之固劉闢憑坤維之險李錡保長江之衝從史資太行之阻四兇相扇繼爲亂常三數年間盡膏鈇鑕太尉茂昭以中山之地盡室來朝司空弘正以全魏之邦舉宗向闕義風所激莫不歸心况彭城從折簡之召橫海展執珪之覲向談虞虢之存



亡議輔車之形勢莫不剗心斷臂繼踵爲忠旣而麟見於巴賓之間河清於鄜衛之際固同本之貺昭聖祚之符廓清寰海兆於此矣而長淮右地連山四起控扼吳楚密邇輶轅有上帝濯龍之池同翼方多馬之國戈鋌雪照駟駿雲屯二姓三兇憑阻作孽歲在甲午吳少誠積禍而斃餘殃聚於逆嗣氛祲淮瀆我后方弔人省冤墾災除穢猶命使者持節往申寵賻以柔服之義示含弘之仁元濟劫衆拒境滔天肆逆剽葉縣燒舞陽侵襄城伊洛之間騷然震恐乃詢廷議咸願假以墨經授以兵符天子淵默以思霆馳以

斷獨發宸慮不詢衆謀漢宣從屯田之議晉武決平吳之計至聖不惑羣疑自消於是會梟藻之師得鷹揚之帥以中軍帥李光顏往者平朔邊靜庸蜀雙矛電激孤劔颯馳亦由馮異之愬軍鋒子顏之將突騎才氣雄武可掃撓捨愬魏博河陽郟陽凡三軍自臨穎而前以河陽軍帥烏重胤當從史內誑邪謀外阻兵勢精誠奮發獨應王師故得虜魏豹於軍中縛呂布於麾下識慮中正可革梟音益以汝海之地愬朔方義成陝號劔南西川鳳翔延州寧慶凡七軍由襄陽而進宣武帥韓弘請以子公武領精卒一萬二千



時集洄曲樂書作帥鉞爲戎右充國討虜印統支軍  
是能從帥之命成父之志又以壽春守李文通夙精  
戎韜累習軍旅明於守備可保金湯愬宣武淮南宣  
歙浙西徐泗凡五軍阨固始之險以鄂岳都團練使  
李道古以先曹王臯有任城之武昔征兗渠嘗取安  
陸授以戎柄嗣其家聲乘五關之隘以唐鄧隨帥李  
愬溫敏能斷靜深有謀昔趙孟慕成季之勲復能霸  
晉亞夫紹絳侯之武亦克擒吳想其英徽必有以嗣  
山南東道荆南凡兩軍自文成而東乃命御史中丞  
裴度布挾纊之恩奉如絲之命以諭羣帥以撫輿師

且以古之會兵必謀元帥令歸於一勢不欲分命宣  
武軍帥韓弘爲諸道行營都統假陸遜之鉞拜韓信  
之壇指蹤畫竒正之機發號申嚴凝之令然後有司  
馬之法節制之師而寒暑再罹賊巢未下又命內掌  
樞密之臣梁守謙肅將天威盡護諸將懸白日於千  
里推赤心於萬人由是甘寧奮升城之勇君文勵擊  
堰之志焚上蔡以翦其翼拔郢城以扼其吭以軒后  
攻蚩尤之亂殷宗伐鬼方之罪周公誅淮夷之叛雖  
以聖討逆皆三年後定百辟之議且謂父勞將決其  
機以安海內復命丞相裴度持淮蔡之節撫將帥之



臣分鄧禹之麾施盛竇憲之幕府四牡業業于藩于  
宣先是光顏重胤公武戎旅同心壘垣齊列長蛇之  
勢首尾相從發胡騎之雄紛紜縱擊逐餘孽如鳥雀  
獵殘寇似狐狸干矛杖行次于洄曲丞相之來也羣  
帥之志氣逾厲統制之號令益明勢如雷霆功在漏  
刻賊乃悉其精騎以備洄曲之師唐隋帥李愬新愬  
傷痍之軍稍厲奔北之氣城孤援絕地逼勢危而能  
養貔虎之威未嘗矍視屈鷲鳥之勢不使怒形是以  
收文成柵而降吳秀琳下輿橋而擒李祐祐果敢多  
略衆以留之或謂蓄患不利吾軍想誠明在躬秉信

不撓爰命釋縛授之親兵祐感慨之心出於萬死縱  
橫之計果效六奇粵十月旣望陰凝雪飛天地盡閉  
愬乃遣其將史旻仇良輔留鎮文城備其侵軼命李  
祐領突騎三千以爲鄉導自領中軍三千與監軍使  
李誠議繼進又遣其將田進誠領馬步三千以殿其  
後郊雲晦冥寒可墮指一夕卷旆凌晨破關鋪敦淮  
濱仍執醜虜雖魏軍得田疇爲道潛出盧龍鄧艾得  
田章旣登長驅絲竹用制奇勝與古爲儔四紀逋誅  
一朝蕩定攄宗廟之宿憤致黎庶之乂安周漢以還  
莫斯爲盛帝命策勳進弘爲侍中光顏重胤並爲司